

新女性



995



作者小傳

葛里伯夫 (Aristole Gichov) 生於一八九九年，十歲時，即自謀生活。革命時曾參加紅軍。其後入黨，幹過工會，軍事，新聞及外交工作，他最熱心戲劇，而且是一個多產作家，有十五種劇本，最著名的如 (Zagnuk, Growth, Inga, Power, Gold & Brain) 他是 R.A.P.P. 戲劇部的第一任書記，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都是無產階級劇院的中堅分子，現在是國際戲劇協會的會員。

新女住，原名英傑 (Inga)，寫於一九二八年。最初於一九二九年三月在莫斯科革命劇院公演，共計演出過二百五十次，其他各處的公演，還不在其內。在德國柏林匹斯卡特 (Pissier Kator) 劇院演出，改名 (Frau im Front) (前線的女性)。

譯者序

兩性的平等，正是現代最熱鬧的問題，各國都在理論上和事實上討論兩性是否有平等的可能，過去以為女性無論如何不能與男性平等。最大原因，就是女性身體構造的特殊，而認定女性因為體質上種種困難，不能與男性同等。在一九三七年經兩性專家在（American Review）六月號上發表一篇「兩性的平等」（Sexual Indifference）論文里面說明因現代醫學之發明，衛生的普遍，女性體質上的障礙，已經可以說完全消除了。譬如女性月經期的困難，和不安，經現代衛生普遍的推行，根據美國女學生的統計研究，百分的九十八已經不再感覺這種不安或病態了，而且事實上現代女性，已經能够參加各項男性所認為繁重的工作，同時蘇聯革命的結果，和男女平等的推行，更證明女性與男性實際上有同樣的工作效率。

作者 Anatole Glebov 說這本戲的主題是指「蘇聯的女性」；新時代的舊女性和舊時代的新女性」，同時討論到新式家庭和戀愛問題，以及蘇聯集體社會的日常家事和設備的存

新女性

馬英傑：

三十歲 健美的女性，衣服整潔，黨員，智識階級，製服廠的經理。

葛梅貽：

三十五歲 健美，態度有點魯莽，也許是神經質的，黨員，工廠委員會主席

賴斐亞：

二十二歲 葛妻，縫衣女工，整個農婦型的女人。

顧慕若：

三十五歲 黑而且瘦，俄猶合種的智識階級，因為從事革命，已經失却女性的

季樹謀：

好虛榮心——婦女部部長。

般利柯：

六十歲 瘦而強壯，舊式的工人，黨地方集團的書記。

廠副經理。

四十歲 矮而胖，趾高氣揚，滿臉長着鬍子的笨傢伙，穿着不合身的西服，工

羅乃信：

四十五歲 有優美的軍人氣味，喜愛欣賞女性的嬌媚——曾經大學訓練過的工

程師。

范妮康：二十五歲，羅妻，色衰，可是過分的愛打扮。

羅波古：五十歲，矮胖，粗眉毛，對人不大客氣，食杯的紅鼻子——老工人——婦女眼

裝店領工。

陸納雅：四十歲，行為激辣心地和善的女人。

沙伏金：六十五歲，老工人。

工廠男女工人。

地點。蘇聯一個比較大些的工業城市

時期。第二次的五年計畫時代。

三十歲，蘇聯女工，文雅，美麗，健康，勤奮，聰明，聰明，聰明，聰明。

第一幕

第一景

一個大製服廠的俱樂部，室內裝飾着各樣旗幟，標語。列寧和史太林的照像，平行的掛在後牆的正中，有模範捕蠅隊的圖畫，共十二幅，有一個標語是「二加二等於五」。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紅旗白字」，「爲社會主義而奮鬥」，「工廠就是社會主義的砲臺」，「給先鋒隊肅清道路」，「有一長標語寫着：「打倒跨黨分子，打倒投機分子，爲社會主義而建設！擁護黨的職權」。工人主義，品質，工人擁護主義，工人擁護黨，工人擁護黨，工人擁護黨。

右邊的門，玻璃上積着霜，看出有俱樂部三個反映過來的黑字。左邊通到飲食部，在列寧與史太林的照像底下，正在小講壇後面，有兩副巨大的聯合門，講壇左偏左有一張長方桌和三隻椅子。在講壇前有幾排椅子，聽衆都是工廠工人，在主席台上坐着主席季樹謀，旁邊有一個女工記議事錄。聽衆里面有股利柯，和沙伏金。馬英傑在講壇上，她正在報告工廠狀況。一面結束報告，一面在整理文件和統計圖表。里面，

各位同志，請諸位注意，在我的報告里面，這些枯燥無味的數字，是包含着我們的血汗，我們這一部分爲社會主義而奮鬥的血汗。這個年報，記着一年十二個月的工作，有三百六十五天，每一點鐘都是艱苦的掙扎。每個工人，每個黨員，每個蘇聯的工作人員，每個人在這裏面，都有他一部分的貢獻。我們爲了工作效率，我們要集合成一個單位——一個集體，奮鬥。爲了真正社會主義的生產標準，爲了主義，品質，爲了社會主義下的生活狀況，能有着堅實的表现。這些不只是一個營業員的數字報告，這也並不是表示我們工廠的出品，已經分配在整個地球上。這種報告，最重要是關係於人類，全人類。總之，這種報告是證明蘇聯的社會主義，正在掙扎之中邁進，我們已經把大部分向來漠然的廢料，都運用起來。這種就是社會主義力量所表現的一齣戲，們爲了黨，爲了各種組織，都儘量提高，幫助牠實現！……各位同志，這就是我們所做的最重要工作，也就是我們在將來要集中力量奮鬥的目標！（鼓掌）

利柯(起立)：又是這一套理想主義！我們要根據事實，空口說白話的傳教，毫無意識！

(全場騷動)

英傑：般同志，關於你，我說得不少了，你就是最好的一個例子，證明還有多少腐敗

，開倒車的份子在我們這一堆裏。

利柯鬚髮蓬然生着氣，急忙的跳到講壇上：在我們這一堆里面，那麼你怎麼着？經

理同志，你怎麼着？

英傑(把公文包合起，就要離開講壇)：我並沒有說我是個模範，我也跟大家一起有同

樣的短處。

利柯：那末你大驚小怪做什麼？你說！我也是黨員，我也負着同樣的責任，你憑什麼

當着大眾羞辱我。你當我是給別人開開頑笑的嗎？

(主席搖着鈴維持秩序，般利柯毫不在意，李樹謀走到他面前，鈴子靠近他的耳朵搖)。

樹 謀：

「殷同志，我並沒許可你登台。就憑你這種腔調，這種態度，配在公共場所對本黨同志說話嗎？這種態度本黨是不能容忍的，你應該明白這一點。」（殷忍於不響了）

英 傑：

「我說起你的短處，就因為你的短處讓我們白花了七千個盧布，殷同志，這是大夥兒的事，並不是一個人的事，其關係於大眾的事情。」

伏 金：

「看不到他，因為他在廳後面，但是他在用力的喊叫！」

（季樹謀，季同志！）

樹 謀（向着聲音的方向看）：

「誰？修得早點發言，討論的時期過了。」（騷動又起）

伏 金：

「還是看不見他，可是聲音更高，似乎已走近！」

「我要說話？」

樹 謀（向後喊叫）：

「我們早結束了！……（他的聲音，被喧鬧蓋住了）」

「好，好，沙同志，只要是你個人的事，有話上來說。」

（季樹謀憤憤的退到椅旁，繼續搖着鈴，直待聽衆息聲，他才坐下來。英傑和利柯還站在講壇上，沙伏金是個老工人，登台時很興奮，怒眼看了利柯一下）

伏金：

我要說的，不是個人的事，是關於大眾的事情！難道關心個人的事，如單個人的事不同全體發生關係，誰高興理她？（轉身對主席）季同志，我要說的請就是我們工人要能判斷這件事……我們是沒黨派的工人……（聽衆鼓掌喝采）住嘴！也許我明天就是黨員。（喝采）簡單一句話，我要這麼說，殷同志，你要是不願接受一點批評，要是眞理叫你慚愧，叫你流汗，爲什麼你不回到德國去。同志，我們不是派你到德國去運機器的嗎，那麼你可以永遠留在那兒享福！（笑聲，喝采）那有各式的人陪你，有各式各樣的紳士。他們奉承你，對你客氣，你和他們痛快的喝喝酒。可是，殷同志，我們呢？請你不要引我們到那條路上去，我們嚐够了。現在你又回來了。別這麼神氣活現的，大眾批評你，也只是要你學好。（喝采）

英傑：
沙同志，你說得不錯。

（喝采，般利柯看着，沙伏金，英傑和聽衆，忽然喊起來。）

利柯：哼！這種自我批評！去你們的罷！

（利柯跑出去，場上騷動） 幕落

第二景

俱樂部的飲食處。牆上也有標語。有幾張小桌椅一個大茶爐，麵包，點心，水果，糖菓，香爐。女人在櫃台後面看書，她很有點煩惱。殷利柯很興奮的跑進來，揩着眉梢的汗水。）

利柯：好了，她硬同我過不去，害人的東西，這個女人，馬英雄，你好利害，她像條

吸血虫似的纏住我。（擦着額角）

我要再到外國去，我就不是人！

（羅乃信進來）

乃信：老般，你還沒有平下氣？

利柯：什麼叫平下氣——她在全廠工人面前把我當猴子耍，平下氣，怎麼講？

乃信：好了，別鬧了。你要蘇打水，還是喝茶？

利 柯（用同樣侮慢的音調，對飲食處的女人）：

給我一分臘腸麵包（走到桌邊）別鬧！

乃 信（把茶和麵包放在桌上）：

你說這怪誰呢？你爲什麼買錯了東西？我們要這種機器

有什麼用？（兩人坐下）沒用，可是又不能丟掉。

利 柯：

朋友，不是這件事，我承認一切，我承認我的錯處，可是我要問你，我穿的絲

汗衫同這有什麼關係？還有我的……好了，就說我在漢堡喝酒，那有什麼關係

？（猛力的咬了麵包一口）……我在那兒……在生理上也做過一些傻事……（硬

吞下去）可是這誰也免不了。把這些都拉扯到生產會議上來。（拍桌子，茶都

飛出來）我是一個負責的黨員，副經理，——她在全廠工人面前，把我當猴子

耍，太不像話了。

乃 信（喝着茶，發開的笑）：刺激素到處都是刺激素！

利 柯（不識這隱語，可是假裝懂）：

喝，朋友，你瞧吧？我什麼都懂，她就憑把我踢出

去，把我的位置讓給葛梅貽。面子上倒爭他和我都是一樣，我是一個腦筋簡單

的人，我就是這樣。（打自己一下）我穿這種衣服，生就了笨像，那及得上他羸亮？

乃信（嚼着麵包）：那就是我所說的刺激素。

（葛梅貽從左邊很快的走進俱樂部，他挾着信和文件）

梅貽：（楞了楞一會）：你的末日到了！

利柯：瞧你的，下回就輪到你！

梅貽：他們把我怎麼着，我沒在外頭墮落過，我沒受過右派的離開，（理直氣壯的）

我不是「生意人」？

利柯（站起）：你對誰說？你瞧着，你別以為你是工廠委員會的主席，隨便好說話。你

別認錯人，我不是馬英傑。（挑戰似的走近梅貽）你試試，我揍你！

梅貽：這不關馬英傑的事。

利柯：就是那件事。

乃信：同志，少用點情感。

梅貽：不！（對殷）你兜起的事，你就得交代明白，你剛才說什麼話！（強）憑什麼？

利柯：說到工廠委員會主席和行政有密切的關係，這誰懂不懂！

梅貽：殷同志，就祇這句話，我要……

利柯：是的，就祇這句話，你把我怎麼樣！（冷）全天的對付一對，簡直是火氣……

梅貽：你當我好欺負，……我們倆要談話……（強）……

（英傑從右邊進來）

英傑：鬧些什麼？（混鬧）怎麼着？

利柯：不管你怎麼講，你瞧着吧！瞧我怎樣做一個投機分子。（台內）。

（從左下）

英傑：梅貽，什麼一回事？

乃信：好像西班牙一樣，也總變換一下氣候，以前倒沒見過這種情感！（他從後角）

看了梅始一眼，走到旁邊坐下了，假作喝茶。

英傑，沒見過他這樣的活兒鬼！

梅始：
英傑：報告預備好嗎？

梅始：
英傑：做好了，可是請你待一會兒，我要和你談談（他引她到台前）。

梅始：
英傑：有什麼話，快點講！

梅始（端詳她）：
英傑：我愛你，就是這句話！

梅始（尖刺地）：
英傑：討厭！梅始，這是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你說這種話！

梅始：
英傑：不要急（捉住她的背）只要一秒鐘……你今天像爆竹一樣，簡直是火箭，你記得在打仗的時候，像……鬼才知道！

梅始：
英傑：梅始，別發癡，我受不了，他們在選舉了，讓我走！

（她忽然抽出他快要吻着的一雙手，羅乃信乖戾的反坐遠了一點，般利柯却又從左邊跑來，眼睜着這幕戲。英傑由右邊逃到俱樂部去了。梅始跟着她。）

利柯：

老羅，你瞧見嗎？你說？……我連喝酒都不許，……可是女經理和工廠委員會

主席，倒可以在青天白日里談愛情，你想這算是公正嗎？

乃信：

是的，你說怎麼着，逃不了生理學上的規律。

利柯：

什麼意思？

乃信：

性的苦悶！

利柯：

你這種偏見，真是活見鬼！你說他們叫女人統治我們就是了。

第二景

工廠會議室，正在開會，男女工人擁擠着圍住會議桌，桌上鋪着紅台布，人羣

中季樹謀還握着鈴，沙伏金薩波古願慕若也在人羣中。

波古（興奮地做着手勢）：

不，老季，不能讓女人做領袖……不應該這樣！

樹謀：

你憑什麼反對？女人不能做事情嗎？女人不是人嗎？

伏金：

聽呀！

波古：

我說？……（很氣憤的）當然，我不是這兒的主人，工廠是你們的；由你們負責

。單就我做領工的身分，我要說一兩句話；女人總是女人，她們的一切思想……都是落後的。

你這腐化分子，反動派！（對顧慕若）你瞧？（指波古）朋友，這總是不石頭砌的，……你怎麼也打不穿！

老先生，您放心，我們一定要打穿牠。我們不放過他，有一天我們叫他够受的。

你說什麼？

我說你打你的妻子。

不錯！

怎麼着？妻子是我的，我不能打？讓牠隨便，你也是女人。

你就是這種人，十足的反動派！

我得召集一個公判會，教訓他一頓！

……

波古：公判，爲什麼要公判？

樹謀：因爲你破壞整個的工廠，就像嘴裏長了一顆毒牙齒，把別的牙齒也弄壞了！

波古：去你的吧！

（波古轉身走了，季樹謀拉着他，他們在掙扎）

樹謀：好嗎？

波古：好嗎？你怎麼着？爲什麼儘把些女人弄到廠里來？文弱一點的人，都活不成了

。我也不幹了，我要到莫斯科去了。讓你們找穿裙子的做領工吧！

伏金：你如果還是這種行爲，我們一定趕你出去！

波古：正好！

伏金：那末，我們就趕你出去。

老薩，這些事我不管。不過像你這樣恨女人，同恨猶太人一樣的壞……在我們

裏面像你這種人，老早就該踢出去！這回倒要拿你做榜樣來整頓一下！

波古：你們都給我滾出去！

嘉若：薩同志，你別罵人！

（般利柯進來，薩波古討厭似的搖着手，轉身向着利柯。季樹謀被一羣人圍着，隱住不見了。）

波古：利柯，他們給我們吃的苦頭，够了。好像我們是全廠數一數二的反革命，真是

天曉得！（走出去）

（利柯聳聳肩，他不願說話，有點厭惡。羣衆向旁邊移動，看得出季樹謀的一羣）

伏金：樹謀，現在的比率怎麼樣？

老女工：我們的托兒所呢？

女黨員：季同志，區分部怎麼樣？

謝謀（手閉着耳朵）：啊，你們這些長舌婦。（不自然的微笑）我什麼都不知道。（對羣

（車黨）青年們，你們明天早上來看我好嗎？天呀，我的頭腦，熱得像鍋爐了！（工人同情的微笑）我老了，六十歲的人，整天東奔西跑，好像我也有摩托車坐似的。晚上還得聽你們招呼。（拉着一個老女工的肩頭）老朋友，我們聽黨力做，我們什麼事都得談談。……我差不多說過四十遍了。

（工人談笑着走開，季樹謀看到利柯，引他到台前。）

你來了，他們打算嚴厲的懲戒你，你倒很出風頭，在大會上吵鬧，你這是爲什麼？

利柯：

對不起，你可不能拿我開頑笑，我沒在工廠幹過二十六年的苦工嗎？我沒肩過四年鎗桿嗎？……我可不像別人，譬如……

樹謀：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成績，……又怎麼樣？

利柯：

就是這話了。我自己到監察委員會去，我幹給他們看看。

樹謀：

你說「他們」是什麼意思？

利柯：

誰？那些不要臉的智識階級。我真受不了，女人都把我當猴子耍。

樹謀：

你要知道別人嘲笑你，也是你自作自受。不過你得注意，在我的集體里面，不

許講這種話。

利柯：

啊，那就是了。你想封住我的嘴，也許你想還得加上一點罪名吧？

樹謀：

不用再加，已經够得很！英傑給了你一頓教訓，你別再搗亂了。英傑也是一個

工人，可是誰都敵不過她。她有能耐，有些事應該考慮的。她就硬着幹了，我
阻非她，可是她是一個平民化的工人。一個革命者，你瞧她把工廠弄得多麼有
生氣！她能鼓勵大眾，這不是空口說白話。朋友，堅決，學識，她都有，我們
應該尊重她。

利柯：

是的，有些事也許她失敗了。可是大夥兒都說她一定能把事情弄好，這些話我

聽得太多了。

第四景

工廠經理的辦公室，一張辦公桌，文具中有一個精緻的小花瓶，插着幾朵花。

牆上掛着許多新建建築的工程計劃，新裝素描，圖表。

（英傑走進來，後面跟着許多男女工人，和般利柯，顧慕若，葛梅始，沙伏金，季樹謀和般利柯走在最後。）

女團員：

馬同志，你一定幫助我們嗎？

英傑：

青年們，向前走，我們的工作開始了，青年團會幫助我們的。慕若，你忘記壁報了吧？請你在明天的壁報上發表。

慕若：

我一定在壁報上發表。

（青年團員圍着英傑，把牆擠在後面，她對他們說話。）

金：

馬同志，我們爲了光線，工作上受到很大的影響。我們如果有充分的光線，工作一定又不同了。

英傑：

這個星期就要在後牆上開窗，你們就要得到光明了。

老女工：

別忘了托兒所。

英傑：你們記着我的話，在第三班開工之前，我們就有托兒所了。

女工：煤烟怎麼辦？那真受不了？

英傑（很快的對梅始）：王廠委員會主席，這件事怎麼辦？

梅始（因為大衆看着他，有點慌。）：我報告過了……你忘了嗎？……保護勞工？（羣

衆中有人暗笑，略有騷動。）

英傑：是的，羅同志，你得趕緊辦？

乃信：是。

（羅乃信拿出簿子記下來，工人一對，一羣的走出去。樹謀和英傑在談話。他們說的話聽不到，後來樹謀叫起來。）

樹謀：是的，一定這麼辦。這比新式時裝還重要。（他扭過頭看牆上的新裝素描。）

英傑：又是新裝。老先生，你落後了。在政治上你領導我們，可是在藝術上你不及我

們……

樹 謀：

那末你說藝術頂重要嗎？

英 傑：

沒有這回事，我們要推行新型的勞作。我們要叫先鋒隊，社會主義者，大夥兒都來參加工廠的發展。……

樹 謀：

是的。

英 傑：

我們需要工業化的建設。在七個月之內，我們就要搬到新建築里面去了……那兒有充分的光線……衛生……還有最新式的機器。（指着建築工程圖樣）

樹 謀：

是的。

英 傑：

我們就有更多生產……而且價廉物美……

樹 謀：

不錯，正是我……

英 傑：

說到物美……不只是耐用，還要更美觀，更富有新型的美。我們不但要從新規畫生產方法，還要顧慮到生產的貨物，把藝術滲在生產里面。還有……我們要增加人數，我們要達到真正的自給自給。

慕若(理直氣壯地)：五年計劃，就是爲了合口味嗎？

英傑：怎麼不？這才是真正的！

梅貽：英傑，那才有趣；我們握手吧。(他伸出手，可是她忙得應付不了。)

英傑：在政治經濟上，我們追求新的方式，爲什麼日常生活我們還逃不了摹倣歐洲？

爲什麼我們不敢說要比他們好，——更合理，更美化？我們請來一個藝術家，爲什麼我們只依照歐洲的標準。我們拿同樣的費用，爲什麼不能生產出蘇聯的模範物品，我們爲什麼不迎頭趕上去？

利柯(諷刺地)：爲什麼。歐洲人都是傻子，他們整天的儘在空想，可是沒想出一件東

西？

慕若：你還說歐洲好？洋奴？

利柯：我什麼都不中你們的意，現在我得說幾句話了，你們有衣服穿，好了，可是什

麼事都想要機械化，你們有點機械得發狂了？

英傑：也許你這樣想。

乃信：英傑，般利柯運回來的機器怎麼辦？

英傑：那有什麼辦法，記在他賬上，叫他賠！

乃信：很好。

利柯：怎麼着，記在我的賬上，我受不了。

英傑：這簡單得很，你少喝點，少花點，五年計劃結束，仍舊還你。

利柯：馬同志，你愛開玩笑，別害了別人。

英傑：在工作上我從不拿自己開玩笑，你瞧明天的壁報。

利柯：你的意思？

英傑：我說笑話？（尖刻的）你說，你自己的花費，應該政府給你負擔嗎？

利柯：這就是你的目的，你要侮辱我，我完了；這就是你的工作。……你……你……李同志

利柯：你是黨裏的領袖，你也幫着她忙，……你為什麼不講一句話？

樹 謀：我認爲她是對的。

利 柯：對的？政府派她來辦工廠，做實際工作，可是她……

英 傑：什麼？

利 柯：她……她到處散花。

樹 謀：毫無意義！

慕 若：也許他別有用意，可是他怕。

利 柯：怕？我說不得嗎？她和年青人談愛情，那就是她的工作。（梅貽跳到他前面，

英傑不出聲）我親眼瞧見的，總不會錯吧？

英 傑：同誰？……在什麼地方？你敢！

梅 貽：樹謀，我拿名譽担保……

樹 謀：走開，別夾在里面！

梅 貽：怎麼講？別夾在里面！他隨便毀謗人，那我……

英傑：梅始，關你什麼事？我不要別人保護，我自己對付得了。

利柯（對梅始）：她回得對，她情願犧牲她自己。

梅始：般同志，你說話得想一想。

利柯：你敢教訓我？（他們扭着要打起來）

樹謀：住手！（手擲着鈴跑到他們面前）這兒不是你們解決個人事情的地方，你們不許

在這兒打架。（他插在兩人中間）坐下去，明天再解決。

英傑：不，這件事不能這樣就完了。（走近利柯）般同志，你承認你說的謊嗎？你攔

出證據來；不然，你要負毀謗罪的責任。我請你正式向監察委員會起訴，讓

看看誰對。

利柯：笑話，你真有趣，我不過對你說……

英傑：我只要你答覆一個問題：你願意起訴嗎？

利柯：別找麻煩！

曉：……

團圓，別含糊，我問你：

刑：……

活現魂，我聽什麼斷，爲什麼要我上監察委員會去？

曉：……

難道你不教育怕？那味你還識？

利：……

饒饒我罷！

梅：……

不，你說！不然，這要負起罪過責任。非請這五名同志來受教育不可。

樹：……

般利柯，那不像話了。……（對梅）同志，……

利：……

好了，我錯了，那也許不是你……啊……你們都對……天呀！你們爲什麼總

梅：……

不放鬆我，你們知道我有點神經衰弱！（向出口走）……

慕：……

啊，你這「生意人」……

樹：……

老般，你上那兒去？你惹了事就逃了。站住，我跟你說。（跟着他跑下去。）

慕：……

什麼事都有點欺人。同志們，我們回去吧，又花費了不少時光，晚上我還得忙

報：……

壁報呢？呵？（伸着懶腰）英傑，回去吧？自己……

（英傑不答她，向旁邊走。顯然剛才發生一幕料想不到的事，使她很為難，止不住心里的不快，慕若跟着她。）

來吧，怎麼着了？這又發什麼愁呢？

英傑：他們爲什麼不用同樣的態度對付男人呢？男人什麼事都能做？可是我們呢……

他們單只把我們擺在放大鏡底下。（亂弄頭髮）唉，隨他去吧，我們走！

乃信：英傑，待一會兒，這些是明天要發的文件，請你簽名……

梅貽（對英傑）：……你就要走嗎？

英傑（對梅貽）：……你別走，我有要緊的事跟你談。……

慕若：那末，我先走了？

梅貽（對英傑）：我待一會兒來看你。（同慕若走了）

乃信：好，好，好！英傑，我從沒見你發過脾氣。

英傑：……你有什麼話說？……

乃 信： 啊，英傑，你真叫我佩服，真是了不得，你一句話，就把他駁回了！

英 傑： 羅先生，我頭痛得很……你有什么事？

乃 信（相笑地）： 我說，我的事很簡單，可是我不知道怎麼說？……（他很用心的注視

她的面部）我說，你好像……一扇窗子，正向着美麗芬芳的花園敞開着。……

英 傑： 羅同志，請你注意，工程師要學詩人，那就太平凡了。

乃 信： （面紅）你是這樣想嗎？

英 傑： 我是這樣想，請你原諒，我們的談話，不要離開我們的立場，這對於雙方都比

較好一點兒。

乃 信： 你真是了不得，我拿名譽担保，你在這種地獄似的生活里面，受了一天的辛勞

，可是你還是很正經。

英 傑： 羅同志，我不再說第十遍了，如果你沒有話說，我要走了（她轉身要走）。

乃 信： （請你原諒，完了，我們完結了！這兒是……）

(他把文件放在桌上，替他自來水筆，他擰着身寫文件簽字)：

這件我不能簽字。

怎麼着？爲什麼不？

那還沒有得到工廠委員有主席的同意。

又是工廠委員會的主席？這完全關於工廠行政的。

你是誰？

不錯。

那麼凡是關於工人的利益，必須先要得到委員會的同意。

這樣一來，把我們手脚都捆起來了，我受不了。

難道得「呼」不了，就別在這兒工作。

(鞠躬，可是有些受了冤氣的脾氣)：謝謝你！

(幕)

英傑：

乃信：

英傑：

乃信：

英傑：

乃信：

英傑：

乃信：

英傑：

乃信：

第五景

合作社宿舍的頂樓，兩扇房門，有一個門牌上寫着「羅乃信」的名字，還有一個沒有名字的門牌，就是馬英傑的房間。羅乃信和馬英傑，都還穿着平常的衣服，似乎剛剛回來。站在英傑的房門外，英傑把鑰匙投在縫洞里，預備進去。

乃 信：

（舉着帽）英傑，再見，可是我聽說你沒有了解我。

英 傑：

羅先生，够了，這件事我們別再討論了，明天再……

（鐘聲不多就要進房裏去了。這時羅乃信的房門開了。范妮廉偷偷地向外看，她穿着鮮豔的寬外衣，頭髮梳得很像樣。）

范 妮 廉：

乃信，你回來得這樣遲？我們等你打牌呢，沒有你打不成。啊，馬小姐，你好

？親愛的，你好？你今天晚上真漂亮，美極了，了不得！可是你爲什麼對付般

先生那樣殘忍？你逼得他差不多要自殺了！

乃 信：

不，他是剛才喝醉了。

范 妮 廉：

我如果是男人，我就恨你！你給我們女人報了仇！你說得不錯，女人也是人。

對付男人得不客氣才行。我真羨妒你，你又能幹，又有本領，還有，你工作得那樣努力，怎麼受得了！我也想找點事做，或是對人發發脾氣，現在這世界上有什麼好男人呢？也沒有什麼真正的美好？什麼都沒有！都是些平凡的，死氣

乃信：我的寶貝，……你不怕着了涼嗎？

說康（背對着他）：……你不信我會做工，……好了，我也會做主席，……我也能出風頭……我很想做一點事！……你，怎麼着？給我担了這一份担子！可是做事總不能帶着丈夫，……帶着一個家？多麼沒意思？不過，親愛的，……你是大學畢業生，你得答應我……我們現在有真實的社會，有真實的魔力。我知道法國革命，他們什麼都有，絕對的什麼都有……交際會呀！狂歡節呀！……可是我們有點什麼？……工廠，工廠，工廠，經濟制度！啊哈！……建設會議！數不勝數！……什麼工業化，……那兒都是「像這樣許多事情，怎麼叫一個人不發氣呢？」

英 (簡直壓不了)：

請你原諒……我累得很。

(她向房內走，羅乃信也向自己的房里走)

乃 信：

我的安琪兒，進來吧，你想站在樓梯上過夜嗎？

妮 廉：

你別強迫我！……我自然會進來的，你簡直不講理！馬小姐，再會。

(英進進了房，妮廉轉身對羅乃信)

怎麼看？我總得不是很神氣嗎？真看我把你當傻子。

乃 信：我差那樣想！我不會再會羅羅，你，孩子，與社會的主眼……

妮 廉：

什麼？……

乃 信：

我是根針，你就是根線……

妮 廉：

你說我是一根線，不識？……

乃 信：

整夜在俱樂部……在會議席上……現在我在樓梯上……够受了，簡直逼得入發

狂！……

康康：

你簡直是自私自利，你把我當廚子，……當奴隸……我要做社會工作，你就侮

英傑：

辱我……一根線，無恥的東西，總有一天我叫你吃掉你的話！

乃信：

妙極了，你不是一根線，你是一根繩子，直到有一天我自己拿繩子縛住了自己

英傑：

。（他走進去）

幕落：

幕

第五景

英傑的房間，佈置精緻。五斗櫃，寫字台，可是沒有梳裝台。三隻硬木椅子，

還有一架小鋼琴；書架上僅有的美術品是比較貴重的雕刻，仿製文藝復興時代大作家雕塑的造像——古典的和現代的，小鋼琴上有一黑色的貝多芬像，還有一瓶花，幾張樂譜，兩三本……。

英傑坐近書架，不動，疲倦的思想着，慕若從門外里面看。

慕若：

英傑，你一個人嗎？（偷着看英的臉）你有什麼不滿意？

英傑：

我知道……我覺得……似乎別人看輕我……好像有人把壞氣味的東西倒

在我身上——一種黏性的東西？……我運用我所有的力量，我的神經，我的人格，和我的一切，想拿來洗刷掉這種侮辱人的謊語。可是只爲了我是一個女人。

慕若：別爲這種事苦惱了。那也並不是新聞。做女人確是很難，不過也不必爲這些不足重輕的般利柯找麻煩，他也許亂說慣了，不過你也該做得謹慎一點……一定是你同他的「戀愛」，被人看見了。

英傑：同誰「戀愛」？

慕若：好了，說真話，你別見怪，我說是你跟梅姑。

英傑：你信我會當着大乘和他「戀愛」嗎？

慕若：不，不過大概說起來……

英傑：大概說起來，我是愛他！——我的血液里每一滴血，我整個的身體都在愛他。我

爲什麼不能愛他呢？我是什麼人？難道是尼姑，是修道院的聖女嗎？爲什麼我

英傑：
若：

不能戀愛？青年的女黨員，可以隨隨便便戀愛，女工也可以戀愛，可是我是經理，她怎麼敢愛；失了身分吧；戀愛和工業化有什麼衝突嗎？……不錯，我愛他，我正在青春，我感覺到這種愛……我好像在那兒都感覺到——做什麼事都感覺到……我，聽到許多聲音，看見許多濃淡的色彩……雲點都有了芬芳，你會知道雨點有香氣嗎？泥土也有了香氣……樹葉空氣，都有香氣——你會聽到花朵開放嗎？

花朵？你說些什麼？在樹上……好像我那時候也聽到過。……這一切一切，都叫我驚奇，叫我沉醉，好像我在放大鏡里瞧見生命，我不知道生命怎麼樣的美，可是我要他美，我要……天呀，這是多麼愚蠢，多麼簡單呀！我覺得在各方面都發生了，潛伏在我身上，有些東西變得更強大，更有力。這許多年，我就好像在行伍里的士兵，我自己沒有主宰。一切都只爲了黨，你懂嗎？我好像被放在旅行袋里，他們把我運到那兒，就是那兒，可是現在不問

了……好像又有一邊開放了，好像一種東西，以前被壓迫着，現在開始伸展，
復活了，我變得更豐滿更壯健，我覺得好像是……你豈許好寒涼？好像是一個
十六歲的少女，我跟他在一道兒，不覺儘懷戀。他倒有什麼權利呢……他們怎麼
敢譏笑我？我難道沒有戀愛的權利嗎？……天啊，……
不長這麼話。你當然可以隨意的追求戀愛，請你什麼都復奇怪。……懷疑地看着
四周）這些雕刻……貝多芬……「色彩」……「香氣」……誰知道你的鬼！

我也不知道什麼香氣和色彩，可是我結婚過七次了。簡單的說起來，英傑……
忘掉這些浪漫思想吧。……這都是幻覺。我說你還是在濕地里面，——你知道
——還是那種過分的濕地。

你怎麼說是濕地……一個人心胸開放的時候，……完全開騰……他可以做兩
倍的工作，如果，他是被壓迫，強制的去創造，掙扎……那才叫做濕地？就說
男人，有一個真實的朋友，能完全了解他，這算是濕地嗎？他也得同他手牽手

，厲厲的走呢？……

慕若：

你受不住了吧？你用盡了心血。難道這一切我們怎麼對付？這就是我們所留下

慕若：

（指這屋）的無用的東西，因為他願不燒掉，給你一個再生的機會……我說我們如果有女兒

慕若：

（指他們所做的）一定都是新的，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我們有些像馬西坎人（

慕若：

北美印第安族之一）的末代，我們跟着舊時代生長，自己也老了。可是青年團

就不願……說實話，我就學他們的樣，我自己就是女孩子。

慕若：

我不知道。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就加入了革命。因為我的父親是一個布爾

慕若：

批維克。他把我領到世界上來，給我知識，不帶得根，我站在完全新的地位上

慕若：

這我靠什麼做什麼？我除掉革命，不知道什麼是生命，我把自己整個的付給革

命，別人也許做得好點兒；可是我不行，我總盡力做，……可是，我不能……

慕若：

（英傑的聲響截斷了，停頓。慕若猶豫，終於說了。）

慕若：

請阻止你在這……

英傑： 你知道他有妻子，……

慕若： 誰理會這種小事情？

英傑： 還有一個孩子？

慕若： 誰沒有孩子？

英傑： 你是裝傻，還是開頑笑。要是你遇到這種事，就會覺得很痛苦，很複雜！

慕若： 別笨了。有什麼苦惱……（搖頭嘆氣）一切說明了就是了，既然做了，還管得

是悲劇嗎？

英傑： 誰免得了呢？

慕若： 三個人同居好了。

英傑（驚異）： 你的牙刷未必誰都合用……

慕若： 阿，你提醒我了，我剛丟掉的，謝謝你。

英傑： 你不苟求嗎？

慕若：

苛求是中產階級的偏見。……

英傑：

苛求是人們最低的要求，你怕早丟掉了。……

慕若：

你別說，聽來好像很對。老實說，你還是和別人一樣，有點嫉妒，……你和別的女性一樣，不願意領那個孩子。

英傑：

不，我受不了這種俗套，我不要什麼因果關係，人情厚薄，我要他給我，像他給他的，一樣的純潔。

慕若：

算了吧？

英傑：

慕若，請你別說了，我聽不慣你這種腔調。

慕若：

因為你是勞動者，……工廠的經理。

英傑：

慕若！

慕若：

啊，見鬼，算了吧！你怎麼講？我們井水不犯河水，我愛怎麼活着都成，可是誰能吃苦頭？（梅始進來）啊呀，妙極了，他來了，小說上的英雄，這兒來，

來呀，你怎麼叫女人吃苦？你真該挨一頓打，聽到嗎？你們戀愛吧，接吻吧，活見鬼，我的晚飯都給你們錯過了。我簡直得要死，我先打一頓瞞瞞……

呀，我還得報報呢？（她高聲打呵欠，走出去了）

梅 貽：
你把他打得够受了，看他氣得那樣子，氣死他活該，我也討厭那個無賴，怎麼辦呢？……你爲什麼儘發楞（停頓）英傑，忘了吧！

英 傑（她面部抽搐，好像很痛苦。）：梅貽，我們一定要不顧一切。

梅 貽：
什麼？——

英 傑：
束縛我們的一切。

梅 貽（向後退一點）：
你是什麼意思？

英 傑：
我不能像這樣過去……你懂嗎？我不能這樣，我們如果不在一道兒工作倒也罷了。可是現在我是一個工作人員，我不能傷失了我的地位。（失望地）我不能像這樣退下去！我們一定得解決一下，我們既不能結束，就得斷絕。一下決定

不就定了。

現在決定嗎？

你說什麼時候？

英傑，你以為我會懷疑

地獄裏面。我難道不知道生命的意義，難道不知道戀愛的真義！我難道不知道

沒有一個女人及得上你嗎？你不是只會洗衣做菜的工人，不是一件無意識的東

西，不只是一塊肉。你是人，一個真正的女人，比城強健，比我心細，托羅都。

可愛！你好像是露水，我要把你放在掌心里而吞下去。要麼向普羅：克西與羅

梅胎，別再說。你說這些有什麼意思，你只裏決定還是要我，是要領斐亞。

不是類斐亞，我丟不開我的女兒。也許我老了，我覺到我對她有更密切的聯

繫。你是有天才的人，爲了你的女兒，你願意這樣過下去嗎？你願意心里受磨折嗎？

梅胎：

英傑：

梅胎：

英傑：

梅胎：

英傑：

你的事業還很多，現在你……變成這樣了。我不願意再說了，希望你自己去解決吧。梅，你相信我嗎？請你站在一個女人的立場說話，不是情人的地位。你只把我當一個同志，一個黨員的說話了。

梅 胎：

我難受極了，英傑，我在家里掙扎，什麼？我決不會待下去，我不能再遲疑了。在事業上，我決不失去工作效率，可是我怎麼着？要我向着誰？我的頭腦都要撈開了。革命的時候，我要掉一切——斐亞，披佳——揸着鎗跟軍隊走了。一九一九年這樣，一九二〇年還是這樣……我從前線回來休息，醫治一點輕傷，又騎馬走了。披佳染着虛熱病死了……他還不到三歲，怎麼辦？我咬着牙！好吧！……現在情形又不同了，我一定得考慮一下。

英 傑：

考慮，梅胎，快一點考慮吧，這些日子我們不能爲了個人的事情，多花費了時間，你就決定好了，別再耽誤了。我們能爲了個人的事，沉在泥潭里，失去工作力量；不能爲了這種小事流淚。你看，我們四周都準備着戰爭。許多人的身

命，比我們更有價值。這時刻都在監牢裏受着困苦，提起精神來吧，像平時一樣的工作，爲了我愛你，你就不能做這樣的懶廢。梅，你是我的小說，你不要再蹲在雞籠裏了。

梅 貽：

英傑，你叫我怎麼樣好罷？

英 傑：

還有一件事，你別再麻煩我，不要把我逼得發狂，我再受不了……你站不住。你得解決，不然，我自己來解決……

梅 貽：

英傑，我受够了，天曉得，我够受了……我們去旅行幾天吧？……到鄉間去，如果你喜歡，到莫斯科去。

英 傑：

後來呢？

梅 貽：

爲什麼要顧慮？聽其自然吧；也許這樣自然解決了……

英 傑：

聽其自然，這不是爲了我解決的，這個結，一定要解開，不然就乾脆的割斷，

梅 貽：

不能再顧慮什麼損失了。

梅 臨：

英傑，你這什麼話！

英 傑：

（低聲）好像對自己說）……爲什麼要犧牲我呢？爲了她有孩子嗎？生孩子去

梅 臨：

這此我所經歷的還了不起吧？對我難道不是人嗎？爲什麼權利都讓給別人？我

英 傑：

不該讓步，我不該需要一點溫情嗎！

梅 臨：

（決定的）：英傑，好吧。（停頓，英傑走近她）不，我不忍心丟掉他們

英 傑：

！你懂嗎！我不能看輕整個的集體，好像有什麼東西拉住我！

梅 臨：

笑話，你簡直是侮辱我！……你說？好像是我引誘你，我不需要這種犧牲，如

英 傑：

果你自己不能決定走那一條路……悲劇也好，我只要你現在就決定，事情總得

梅 臨：

有個結束，我決沒有一點想引誘你，我什麼都不要，什麼都不要，一切總只是

英 傑：

虛無渺茫！

梅 臨：

（她不在意的看了四周一下，梅臨正要說話，她用手勢阻止他）梅，我一

英 傑：

氣力都沒有了，走吧！

（梅臨向梅走來，突然的改了主意轉身走了。英傑背對着她）

第一幕

第七景

葛梅胎的住處，合作社的單房間，有兩個大的方窗，有些簡單的傢具，完全是一種典型的工人家庭，桌一，五斗櫃一，廚房用的桌椅，一個小煤油爐和廚房用具，盤子，抹布，黑麵包，菜頭，茶壺在燒着沸水，房間縱橫扯着三根繩子，上面掛着衣服手巾之類。屋角有小孩睡的床。同一天的晚上。

賴斐亞很美，雖然臉上顯示着疲勞，可是表現着堅決的性格。兩張椅背上架着一塊木板，她的頭髮很亂，衣服簡單樸素，穿着舊的絨拖鞋，因為工作太忙，屋子弄得很亂。蘇聯一般女人的衣服，看起來很笨拙。

（賴斐亞在聽，丟下熨斗，走到孩子床前，搖了幾次孩子睡了。）

亞：睡吧，乖孩子，睡吧！（她搖着床）啊，小徹，徹呀！（差不多是加語）我多麼愛你呀！小寶貝，我爲了你什麼都願意犧牲……啊：你爸爸是傻子他真是

個傻子！

（斐亞用手背揩眼淚，又走去燙衣服。她拿起丈夫的大衣燙着，熨斗碰着了東西，她停住了。從袋里掏出一張摺好的紙條，掉在地上，她又拾起，展開來看了一下，楞住了。連呼吸都變成很急促。她嗚咽起來，紙條又掉在地板上，斐亞忽然跪下，把頭埋在台子上。）

（陸納雅從門口進來，斐亞抬起頭，忍不住嗚咽，從衣服堆里檢起一塊破布，擦掉鼻涕，納雅看得楞住了，引起了同情心。第二天她到工廠。）

納 雅：

斐 亞：

納 雅：

沒有！

好了天曉得，還不都是一樣（她偷看斐亞平下氣來）他才是搗亂分子，這種東西，活該：他在生產會議上反對女人，你說他能幹得出什麼好事，你要讓他，他就得意了。他以為女人都像我一樣的好欺負……我們只結婚了十六年，你

斐亞：
納雅：

看他就弄得我這樣。把我簡直不當人，我年青的時候也像孔雀一樣的擺擺架子。

天，可是現在老了，有時照照鏡子甚麼也不想幹了。太可怕了！（斐亞站着不動，

看着前面，她的肩又聳動了）斐亞，怎麼着？傷心什麼？（斐亞嗚咽得更利害，

她低下頭，把臉蒙在裙子里）算了吧！……也許他有點事，一會兒就會回來！

我知道他在那兒……就是那個地方！（把紙條給納雅）

斐亞：
納雅：

（拿着紙條，沒有辦法的在手上翻來覆去）上面寫些什麼？我看不出來，

去年他們叫我認字，我才念了幾課，現在我都忘了。那老傢伙在家那能念多少？

斐亞：

（揩掉眼淚念紙條）：「梅貽：我十點鐘回來，你來吧，別叫我等你……」

（她喘着氣，最後兩個字念不出來了）「英傑」

納雅：

（叫着，有些像要吵架的神氣）：就是她！她！你從那兒找着的，啊天曉得，

她簡直是女流氓！一定是她勾引的。丟開像你這樣好的老婆？你們倆多麼要好

，說是好榜樣，一點都不錯。世界上要怎麼才算好呢？人們生活得很好，有載

總，每個人有個人的事，一切都很好。可是現在好像有人拖着他們的尾巴，這羣狗，什麼事都做得出，永遠不會滿足，他們不知道要怎麼樣才好！

斐亞：

(覆在台子上)：呵，納雅我一點氣力都沒有了！

納雅：

他們要受過教育的女人，那末我們上那兒去呢？我們和孩子們到那兒去呢？

斐亞：

唉，天曉得這些日子，不知要成什麼樣子。我只好像這樣過下去。祭聖節後，他就把我當法人看待了。從前回來很溫柔，我什

麼事都告訴他……我們談笑……我們的嗜好又是一樣。現在一切都不行了。他

瞧着我，好像不認識我，我不敢走到他面前，露到舌尖，就凍僵了要說的語都吞到別處去了。……(嗚咽)有時我自己也想，什麼一回事呢？我是傻子嗎？連一個

字都說不出來！(嗚咽得更利害)我有點怕他了，他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了！

納雅：

天呀，那末說實話，你們平時呢？

斐亞：

我決沒有聽他說過一句不客氣的話，他只想着家，他也從來不訴苦……什麼事

都喜歡。可是近來他說湯不好，……說肉不新鮮，菜也不對勁，什麼事都顯倒過來了！他睡覺的時候把衣服放在枕頭底下睡；燉看紙條不安！現在——他有
了這個！

納雅：

他對她怎麼樣呢，那個女流氓！

斐亞：

我不知道，（又開始嗚咽），我什麼都不知道，我的頭暈了，我沒有梅貽不能生活！我不願意把他讓給人！我要毒死他們……不然我自己……（他的眼光看到小床，奔過去）小微小微！

納雅：

住了吧！……上帝保佑你！……

斐亞：

（懇求不在這兒的梅貽）：為什麼要苦了孩子呢？婚也許比我好！——比我更美——為什麼叫小微吃苦呢？我決不饒他！我自己吃苦，我能原諒他，可是這……這是我的血，我的肉！……這個小寶貝，爲了她我決不饒他！

納雅：

（看住屋子裏的角落）：他住的地方沒有神主，怪不得要受點罪了，你應該憐

告，點上一支臘燭在神主前面，也許就平安無事了，你的男人也就會回心轉意

。或是你去請一個算命的請他來解解劫數，左近倒有一個。

我沒有信仰，現在，我對什麼都不信仰！

斐亞：

怎麼着？

納雅：

斐亞：

（從抽屜內拿出一個神主）：這兒有一個小神主，還是我母親的，我瞞着梅貽藏着的……

納雅：

好極了，現在你禱告吧，禱告吧，親愛的：

斐亞：

（先有點猶豫，然後把神主舉到唇上）：我的神呀：爲什麼叫我們受苦呢？（

失望地）不，我求他，他不聽；我再不信了！（她把神主丟了）

納雅：

你敢：聖母呀：（她跑去拾起神主）

斐亞：

（失望地）：他爲什麼不理我呢？爲什麼他不……（哭）也許梅貽爲了這

件事，對我冷淡了。他一定看見過我做禱告，納雅，我好像在霧里一樣，疲倦

極了。

（納雅鄭重地用裙子拂去神主上面的灰塵，放進抽屜，對自己畫着十字）我什麼都不懂，我只知道他變成生人了，他再不是我的了！她把他引上了網了！他着了魔！這很毒的蛇，你相信她會憐恤別人的孩子！她沒有孩子，她決不會受結婚的束縛，她既沒有果也不會有根。這些不要臉的東西，她們隨便跟男人，也會隨便被人棄了的！可是她爲什麼要破壞我的生命呢？爲什麼呢？（斐亞病態似的嗚咽，納雅看傻了。她毫無意識的亂跑，先捉這件，又抓那件，對着斐亞的噴水壺畫十字又把水灑在斐亞身上，對她亂畫十字）

够了，够了，別去了！

（斐亞靜下來，她抬起頭，毫不關心的凝視着她，停頓）斐亞：明天假期滿了，我又得到工廠去了，像這樣的難受，怎麼好去，洗的衣服都還沒有弄完！

我給你收拾，（斐亞感謝地抱她）別客氣，我們都是一樣的人，大家都了解你

，別發愁了！我給你整理！

妻亞：我不做了，隨他去吧：不要緊（頭垂下來，十分失望的樣子）可是孩子……

妻雅：坐下，坐下，孩子我來照應。

納亞：不，你別管，我要自己照應她，

（妻亞跳起來向小牀那兒跑，孩子哭了。她搖着牀，孩子不哭了。納雅跪在神主前面禱告，薩波古吵鬧着闖進來，他醉得不成樣子。）

納雅：啊呀！我的男人來了！（匆忙的站起）

（薩波古聽見在拜神主，揮着手背在叫）

波古：別拜什麼神：共和國里沒有上帝。

納雅：呃，你這沙魚，搗亂分子！

波古：（傲慢的對待納雅）：無產階級跟他打仗，把中產階級趕出去了！

納雅：又來無賴了，你不在家裏，就是天堂，你一出現，就變成了地獄！

波古：

我揍你，你爲什麼跑出來，不蹲在家里？要我自己弄茶嗎？我是你養的狗，還是你的丈夫？

納雅：

喂，輕點，不要叫！

（納雅不安的看着斐亞，她站在小牀旁邊，搖着牀，孩子不哭了，斐亞也楞住了，有點受嚇）

波古：

你只配在家里，照應我……爲什麼逃到這兒來？茶壺冷了，你還在這兒，說廢話，搬是非，這就你的？我倒要瞧瞧你聽不聽話……

納雅：

（波古向她示威，納雅向後退。他向前走，跌翻一張椅子。）

別吵！別嚇我，這不是你的家里，你這個異教徒！

波古：

你們這些害人精也有自由了！（猛力吐唾）！呸！全廠都是你們這種東西，各式各樣的婦女部，我做了四十年的工，一聲也不響，從來沒碰過麻煩，可是他們不饒人！他們又有什麼先鋒隊，社會主義比賽……（又吐唾沫）呸！要說

做工，我是老資格，還要什麼比賽！誰都沒有見過這種事，誰是先鋒隊的領袖？一個……女人！誰是經理？女人，穿裙子的經理！咳，你說什麼樣的裙子，噓！（指他的膝蓋）短到這兒！噓；您說那成什麼樣：我們爲的什麼？不要在會議上罵我！挪公判嚇我！（吐唾沫）呸！做夢，成什麼話，。那一天才打倒女人的統治？她們把我手都捆起來了，她媽的，（他醉態似的哭了——納雅畏縮地走近他，他跳到她面前）噫！納雅！（波古跳開，把椅子踢翻在地板上）

納 雅：

別鬧，這不是你的家，一點禮貌都不懂！不要臉的東西！醉鬼！

波 古：

（不理）……你罵我，你敢罵我，你聽着，隨便你怎麼罵我，我不懂那一套！

納 雅：

別作急，笨瓜！

波 古：

我不要女人管我！我不要！我不做先鋒隊，誰願意屈服，誰去！我還得像從前一樣的打女人。我高興就扭掉她的頭！我高興就騎在她身上！我高興怎樣對你，就什麼樣！（他追納雅，她逃了。把搭着的木板也打翻，一陣響聲，孩子驚）

醒，又哭了。

納雅：

阿，我的媽！

（斐亞還沒從受嚇中醒悟過來，她睜大了眼睛瞧着眼前表演的情景，波古在追逐納雅）

波古：

我殺掉你，撕碎你！

納雅：

（躲在斐亞後面）：啊，我怕極了！

（范姆慶進來，衣服和先前一樣，波古驚訝的看着她，不追了，納雅哄着孩子）

妮瑪康：

你們鬧些什麼？我……簡直不懂。你們以為是工廠的房子，就加緊破壞嗎？天花板上的石灰都掉下來了，你們要不要臉你們受過教育沒有？

（納雅雖有點怕波古，對於妮瑪康的責問，還是袒護她丈夫，害怕似的走到他面

納雅：

吵什麼？……這不是你的家！我們也有分。不要臉？……你穿着妖形怪狀的絲織品，指甲上塗着油……可是他得整天做工！他就應該這樣一生受苦嗎？還有什麼稀奇，誰都會喝酒！

妮康：

你以為我們也要做工嗎？……沒聽說過！（厭惡地看看四週）掛滿了亂七八糟的衣服，怪不得牆角裏潮濕了呢？這種氣味，怎麼住得下！

斐亞：

斐亞忽然有了生氣，向妮康走近一步，

滾出去！

波古：

樓上女人，樓下女人，這兒，那兒，都是女人！（波古怕找麻煩，低着頭向外跑。梅貽愁着進來，臉色灰白，一聲也不響，在門口和波古撞個滿懷。）

梅貽：

什麼一回事？吵什麼？

斐亞：

（難得聽到的聲調）：梅貽呀！

納雅：

（看着他們，又看着門口）波古闖進來就鬧不了！他喝醉了。在家里待不住

就向外亂跑！

梅貽：你們沒有家嗎？鬼才知道你們是什麼東西？

（梅貽扶起椅子，斐亞檢起夾斗，木板等，納雅也幫她整理房間）

妮康：葛同志，你是房屋委員會的主席，這種失身分的行爲，你應該注意！我們樓下

下有客，乃信剛回來，他又十分疲倦，他整夜的忙着開會……可是你們這兒！

拍，拍！吵得人那兒好休息！我要早知道，也不搬到這兒來了。你該遵黨黨的

教訓！

妮康：我們是真正的專家，應該有規律的生活。

梅貽：你說什麼！「真正的專家」，我現在沒有規律，你別只我說話，我也需要休

息。

妮康：那麼就別把椅子摔在地板上，無賴！

（過場）

(先是梅貽轉身對她，然後傲慢的搖搖手，走到屋子的對面去)

納雅！

他們就是這種神氣……受過教育的漂亮傢伙！

(她特意看了梅貽一眼，走出去)。

斐亞：

梅，要預備晚餐嗎？

梅貽：

我一點都吃不下。

斐亞：

茶，要嗎？

梅貽：

我什麼都不要，老實告訴你，……這兒裏外都是骯髒，灰塵就好像豬欄！噁，

你連打掃的工夫都沒有嗎？

(他不安極了，抓着耳朵，忽然把手放在口袋裏，有點迷住了。挪出一塊手帕偷偷的揩自己的手)。

斐亞：

(神經失常似的大笑)用了香水嗎？香得很，你想揩掉什麼？(忽然間自己也

約束不住)梅呀！你是傻子，你什麼都不知道，你把我們都弄完了！可是末了，

你也完了！

梅 貽：

怎麼着，你瘋了嗎？（看見小神主）那麼，這是什麼？稀奇，拜起神來了。（

把神主從抽屜里拿出丟在地上）

斐 亞：

（跌在地板上）梅貽，你得給我生命，給我快樂！（抱着他的腿）

梅 貽：

走開，讓我休息一會兒！整天的受苦，出去；回來；又是……（拉起褲）衣服

洗好嗎？討厭的東西！

斐 亞：

你討厭我了！我瞧得出來，別拿我當傻子，別拿我開頑笑！

梅 貽：

斐亞，你怎麼講？你別……

斐 亞：

（給他看那張紙條）你沒有去嗎？沒良心的東西！（呼吸急促）你這套貨！

（梅貽拿着紙條，慢慢摺起，丟開了，長時間的沉默）

梅 貽：

好了，就算有這回事！（厭惡的微笑）也完了。

斐 亞：

完了……

梅 貽：

爲什麼找苦吃呢？我們早就變成生人了。

斐 亞：

生人？那末，過去的十一年怎麼講，我們的技術怎麼說？

梅 貽：

不錯，可是……現在什麼都不同了！時間過去了。

斐 亞：

那末，小微呢？

梅 貽：

我不會丟掉小微，不，我到那兒去，我還是你的父親。（拿著她的手）斐亞，

你得了解我；我老了，我已經改變了。我以前怎麼樣？我整天做短工，省下錢買了一條錢鏡子，給你買了一條手帕，我們一個月也只出去逛這麼一次，看看電影。放假的日子，才得到市場上去。現在我的生命開展了，我要捉住一切，什麼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可是你還不能了解我？似乎我們都不同了。

斐 亞：

不同了，你這是怎麼講？記得你在前線受傷回來，得了虛熱病，我整夜的陪著

你，看護你。你得到獎學金在工人學校心實的時候，日夜的看書，我就揮頭在縫衣機器上維持生活。你病得臨危了，我還得做工，你說我們不同甘苦嗎？梅

賂，現在說什麼不同了，你的良心在那兒？

梅 賂：

這有什麼關係，我說的是現在。

斐 亞：

那末，你說我是在說過去——我給你吃了多少年的苦，你總應該記得！，我怎麼樣生活？我怎麼樣掙扎？你對於這種不感覺趣味！你在軍隊里，你想到過我做的一切都毫無用處嗎？誰看護過你的兒子披佳的呢？

梅 賂：

是的，披佳死了，現在說他有什麼意思？

斐 亞：

是的，死了！可是留下的我，也失了精力，餓得要死！我想盡了方法救他，就差把肉割一塊給他！你以為那種日子好過嗎？屋子里很冷，狼進來也凍得壞！我和披佳都害着虛熱症……挨冷受餓！屋子里沒一塊碎麵包！你說得好容易，你說這種生活吃的苦比不上你前線打仗嗎。

梅 賂：

（冷冷地）還有什麼話說嗎？

斐 亞：

我的一生，……我的一切都給了你，……可是你一點兒也不覺得！

梅 貽：

你給我什麼？你給我補襪子，你給我弄來！我只要花三十個盧布，也可以叫納雅給我做。

斐 亞：

納雅？……可是我的愛撫，我的情慾，你也好算價錢嗎？你從沒想到，我給你補衣服，我把我的靈魂都一針一針的縫進去裏面。

梅 貽：

別說這種無意識的話！……我的手腳發麻抖起來了！我要你的靈魂有什麼用？我沒有出路！我想和你談天，想報給你，想辦法去參加集會……可是你覺得

梅 貽：

一點興趣嗎？你只要說出一句話，就丟自己的人！在生人前，你丟盡了羞！我告訴你，我們已經變成不相識的人了，你受點訓練也許能向前，可是我走得

更遠了，也就把你早丟在後面。在整個的五年計劃里面，你叫我爲了你誤了前

程，等你趕上來。那不是拖着你這屍體，單獨腳戲嗎？

斐 亞：

（低頭）啊，梅貽！（哭）

梅 貽：

你瞧，挨罵，流淚，這就是你的生活！

斐亞

(忽然抬起頭來)不錯，你的英傑不是這樣。

梅貽

他要像你一樣，我也不會愛他了。

斐亞

好了，別談了！「沒有出路」「獨腳戲」！那個女人把你捉在她的網里。那是

梅貽

實話，你也別找話說！

梅貽

你懂什麼？說，沒用！

斐亞

你說，你愛她。

梅貽

是的，我是愛她！我從沒有愛別人，像愛她那樣，我也不懂……我不懂為什麼

斐亞

要那樣愛她！我早把你丟在腦後了。我們再這樣敷衍下去，英傑和我都完了。

斐亞

你們完了！我怎麼講？我早就完了，我沒有活下去的勇氣，你對我也不會感覺

斐亞

到興趣。啊，梅貽(她站起來)梅呀！我多麼愛你，多麼愛你！

梅貽

(她想擁抱他)

梅貽

(眼裏逼視絕望)謝謝你！你為什麼這樣的做呢？沒用(她哭)。

(斐亞灣腰向着小孩的小牀，孩子在哭，梅貽忘了性，跳脚)。我叫你，住嘴

斐亞：

我的孩子，小微，我要有什麼不幸，你怎麼好，你就無父無家。……

梅貽：

啊，簡直是頸上套了繩子！(轉身盛怒的要想調止！可是走着又改了主意)，

不，沒用，……太痛苦了(停頓)衣服弄好嗎？

斐亞：

(流着淚)還沒完。

梅貽：

把籃子給我。

斐亞：

那一個？

梅貽：

(檢起一個籃子)，這一個，……就是這個！

斐亞：

(嗚咽得更傷心)！那是孩子的，你拿什麼都行，可是這個不成。

梅貽：

呵，這有什麼關係？就拿報紙包！(檢着衣服)你幾時收拾好？

斐亞：

(驚訝地)好，梅貽，你……太過分了(盛怒)衣服在那兒？……你上那兒去

！我給你做夠了，……夠了！

梅 始：

（迷亂的）我剛才不過……（他挪了衣服，匆忙的挾起。捲在報紙的衣服都散開來了），好，隨他去，我明天再拿，斐亞，再見！

（他很快的走出去，斐亞眼睛隨着他看，像石頭一樣的站着不動，一會兒，打腫臉的納雅進來，她頭髮散亂，衣服撕破，眼睛都被打紫了）。

納 雅：

好，怎麼着？（她迷迷糊糊的看看四周，走近斐亞）怎麼着？

斐 亞：

他走了，……到她那兒去了！

納 雅：

走了（她看見神主在地上）主呀！在一天里聖母被丟在地下兩回！（她拾起來）親愛的，怎麼着？啊，這些野男人，只要給他們一點蜜，他們對我們仰起鼻子來了。我們是廚子！他們不要我們這種人（她指着白己）你瞧，我那野東西給我打扮得這樣？（嘆口氣——好！就愛這套）他拿茶壺摔我！好，這不是第一回了，向來就是這樣。我一生就受慣這些……斐亞，我給你弄點茶喝？

斐亞：

(凝視着她)我什麼都不要，不過好像什麼東西都像青草一樣的無味。納雅，我恨極了。什麼都亂糟糟，納雅，我一點辦法沒有。(她忽然跑到窗前，抓起

盛着濃醋酸的瓶子)

納雅：

(跑去抓住她的手)斐亞，你怎麼着，瘋了嗎！

(有一陣掙扎，斐亞喘了一點醋酸，納雅把瓶子擡開)你爲什麼想尋死！這是罪過，誰當心你的孩子！

斐亞：

(她手壓着胸口，看着小牀)小寶貝，我的孩子！

(斐亞嗚咽着轉到小牀那兒，孩子大聲的哭)誰將以榮了。

納雅：

主呀！怎麼好，怎麼辦呢！

(斐亞痛苦得難受，納雅扶着她站起來)

斐亞：

小微，小微！我心里在燒得難受！(她跌倒，在地板上打滾)啊，親愛的……啊，燒得多難受啊！我怎麼一時糊塗了，我的小微！天呀，你怎麼好！

亞：……

（納雅站在那兒完全失神了，嘴唇麻木了，發抖了，盡劃着十字）

納雅：……

我的媽，聖母呀！

第八景

葛梅始的房間，如前景。幾天後一個晴朗的早晨。斐亞在牀上，牀邊有一個桌子放着藥水，停了一會季樹謀進來。

樹謀：你好些嗎！他自作自受，好些了吧！（斐亞把臉藏在枕上）怎麼講！又哭呢？斐

亞（他走近她，扯着她的頭髮）啊，你別傷心，我不和她說過了嗎？你又頑道老花樣，你不怕羞！

斐亞（嗚咽）：我爲了梅始傷心。

樹謀：……

梅呀，梅呀這跟梅有什麼關係？你也是人。……

斐亞：……

這話就對了！——我是人！可是他把我當一隻狗……說得更壞一點，把我當一塊

木頭！我受的苦，我給他的愛……他給我什麼，打擊，苦痛！一個黨員應該這

樣做嗎？他逼着我，把我當一塊破布丟了！他說他有出路；得意了。可是他從

樹 謀： 那個背上爬上去的？他灣着那個的頸子？誰幫他前進的？你們這班黨員！

我不是護他，這件事他做得不好，很不好（急促的）可是你關不住他的心，你也不是他的奴隸，這種事雖然是特殊情形，也有錯誤的……很不好，他為什麼不把你也拉起來，同他一樣的前進，那是他的不好。工廠里大夥兒責問他（停頓）可是你……你雖然罵他，你還是可憐他。

斐 亞： 十一年了！不是說說笑笑的事，我愛他，就是現在，我還是愛他，他總是小微的爸爸……

樹 謀： 是的，這是很困難的（堅決地）可是你要丟開他，要連根都拔起，丟開了，自己從新建設起來，你念過我那天給你的書嗎？

斐 亞： 我讀完了……我想到不少的事情

樹 謀： 那就很好？

斐 亞： 我能有這樣能力嗎？季先生，我孤獨極了……弱極了，還有小微……

樹 謀：

小微送到托兒所去，那末能力就會生出來了，你自己不覺得，就會跑出來的。斐亞，你要有信仰，推動着你藏在心里的力量，從新建築起來。我們生活在動盪的時代里面，一切舊的都丟進鎔爐里去了。現在他們還說我落後。不要緊，就是我，還是有力氣再奮鬥一下。你還年青，你只要活下去，總有辦法！你單只流眼淚，就太傻了，工作，念書，開始新生活！哭有什麼用呢？以前只有梅貽愛你，保護你，現在整個的世界都是你的！整個的集體都在等着你，你還說是孤獨嗎？我們都擁護你，愛你，幫助你走上正確的軌道。還有我個人也盡力保護你，像老雞維護牠的小雞。

斐亞（迷惑地微笑）？季先生，你這樣好，這樣仁愛！

樹 謀： 是的……我也並不是對誰都一樣看待！

斐亞： 我自己覺得慚愧。你的事那樣忙，倒爲了我找着這許多麻煩！

樹 謀： 我一定，斐亞，生命是寶貴的，增加一個新生命，就是我的軍隊里，多了一支

生力軍，我幫你的忙，就是爲了工廠，也是爲了黨負責任，爭鬥開始了。在五
年計劃里面，每個工廠，就是一個戰壕，新生命的戰壕！個人的損傷，就會危
害了內部的生命，誰負這責任呢？

斐亞（大笑）、對的，季先生，你是戰士，全人類的司令官！

樹 謀：錯了，我只是做了一個負責組織的人！

斐亞（坐起來）我們一定追隨着你，每個人都追隨你，有趣極了。季先生，我就會好的。

我好了以後，什麼事都幹。她打算起來，樹謀笑了。扶着她的背，叫她睡下。安慰她，她只好依他，很
愉快地笑了。）

樹 謀：我們什麼事都幹，因爲我們是布爾扎維克！斐亞，上了布爾扎維克！……

「幕」

第二幕

第九景

工廠縫衣部的走廊，像條甬道一樣的忙碌，兩排縫衣機器，像風一樣極快的轉動。機器兩邊都各有一張狹的長台子，坐着許多年年的縫衣女工，大都是青年團團員，有一排電燈，從天花板上直掛下來，最後一根電線上掛着一張白布橫標語，寫着「努力打破五年計劃第三年」，一堆材料，在台子上傳過去，只見手忙，兩邊的女工，挪起新做的活，做好就傳過去，女工中第二個就是斐亞，她大大的改變了，她受先鋒隊普遍工作教率的渲染，她的衣服和以前一樣的簡潔。她穿着紅的短衣，她的頭髮似乎很美，成了很能幹很自信的女性。

斐亞：

你一定是先鋒隊的，

青年甲：

什麼？你受不了嗎？

斐亞（快樂的擺着頭）：我願意挨！

青年乙：誰不願意，她都挨得過！

斐亞：如果有人叫我離開第五組，就是說，老女工一道兒做工，你去吧，我決不幹！

青年甲：我們一組是名譽組，五年計劃頭三年頭一等的青年團？同志們，唱起來！

青年丙：好吧，可是，把眼睛放在工作上面！

青年甲（先唱）：「前進，蘇聯的青年，

不怕艱難，勇往直前！……

（全組都漸漸合唱起來，工作也做得更有節拍，斐亞也跟着唱。繼波古走進來。他走過來，站着聽，女工們擠擠眼，唱得更起勁，他氣憤的吐唾沫。）

波古：呸，你們是唱歌，還是做工？

青年甲：你能像我們一樣的做工嗎？

波古：我向來那樣。

青年乙：我們做工是用新的方式，（唱出）「勞力是高尙的，勞力是勇敢的。……」

青年甲：可是結果怎麼樣？——我們的工作效率，超過了預定計劃，我們的單位，超過了別人！

斐亞（對波古）：你能打破這記錄吧！

青年乙：有趣！

波古（滿嘴唾沫）：呸，反了，要照我的做法……

青年甲：聽够了，做工去吧，再不，我們報告你偷懶。

（她又唱起「前進，蘇聯的青年……」

（別人接上去，斐亞也唱，波古氣憤地對她揮着拳頭，她大聲笑了。英俊、樹謀，和乃信進來，走得很快，樹謀抓住波古的手）

樹謀：薩同志，你發狂嗎？工作時間，你在這兒幹嗎？你對青年人就應該這樣嗎？老

傢伙出去吧！我警告你，做工去吧！

（波古氣憤地看了一下這些微笑着的青年團員，走了。斐亞看到英傑，臉色變白，咬嘴唇，畏縮地低頭做工。英傑並不注意她。）

羅同志，別再推諉了！今年就要用轉動機了，你怎麼辦？（她指着堆在台上一堆的材料，因為斐亞一時忘了速率，積下來了，斐亞很快的趕着做完。工作又復急風一樣的進行。）

方 信：

我們一定用機器。再不，我們就……

英 傑：

一定？我們就快行了！今年我們要把一切機械化，（對工人）對不對？

英 傑：

對的！……是時候了……不能再待！

英 傑：

事情早定規了，可是轉動機工作的速率要規定多少！

衆 聲：

吃午餐了！也做下不少了！

（各人在四面擠着，聲音很高，歌又唱起。）

（蘇聯的青年……）

第十景

工廠區黨部的辦公室，開幕時仍有像前場閉幕的午餐鈴聲。加以嘈雜的音響。

利柯（看）：……午餐時候了，我們吃去罷。小景，這嗎？

慕若：沒工夫。……

利柯：放下吧！……

（利柯坐在桌邊上，在玩弄着絨線。）

慕若：老般，你別搗亂，擾亂我的心事。……

利柯：你有什麼心事？……

慕若：別胡鬧……出去，天讓我做點事。

利柯：這是吃午餐的時候……不是工作的時候……你知道什麼叫做工作？

慕若：什麼？好呀！……

利柯：你不是跟我爲難嗎？……今天你簡直不像樣人……

慕若：我的頭都痛得要裂了，人也疲倦極了，怕和人說話，更怕你！

利柯：啊哈！爲什那變了？

慕若：你們男人都是禽獸？你是最壞的。

利柯：好，好……，今天你痛快了吧！

慕若：有人把你們男人當同志，可是你們心里只有一種念頭，——邪氣，你們都祇是

一樣。我見你就頭痛，我要一個人待在這兒，不願意講話！

利柯：你這是小資產階級的理想。

慕若：你是一個禽獸，你連男女間的關係，應該怎麼樣都不懂。

利柯：好，好……你別講了！

慕若：你只知道小氣，淫亂，你懂嗎？小氣，淫亂？

利柯（跳下桌子）：別自抬身價了！從生理學上看起來，我們都是一樣。你們女人喜歡

把什麼事都拉扯上來……你們要船，要月亮……也許你要我唱一個山歌給你聽

？是不是要我跪下來？（說笑地）要我講，啊，我親愛的，啊，我的寶貝！（吐唾沫）呸！我一生從來不肯荒廢了時間，專給你們戴高帽子！戀愛是赤裸裸的情感，要互相了解——完了！你打算怎麼着？做一個臭虫嗎？（回頭瞞過去）

葛若：
我瞧你（她聳着肩）像爬虫，給我一支烟，給我出……（她起身，點着烟）出去！

利柯：
好了，別叫了！你再發脾氣，我也得當心你！（他和他糾纏，樹謀從左進來，從眼鏡上面瞧他們）

樹謀：
有什麼好煩呢……不能找一個好些的地方嗎？

利柯：
我們在休息，剛才搖過鈴，

樹謀：
減了你的薪，並不冤枉，活該！

利柯（表情忽然改變）：
……又減？

樹 謀：

又減了，我剛才看到薪額表。

利 柯：

季先生，這爲什麼？只認定一個侮辱？（聲調提高）不錯，你減了我一回！，爲了體面，你又減我一回，這就是主義，我了解了，假使這種方法是中央決定的，我倒也承認。可是她每回都這樣……爲什麼？我是監牢的苦工嗎？

你當我是什麼？奴隸嗎？給你們大夥兒說笑的嗎？

樹 謀：

你先別嚷，別嚷，

利 柯：

季先生，我知道，爲了我會喝酒……好，還有什麼？我承認我的過錯，我並沒有否認。

樹 謀：

好了，你講。

利 柯：

我被人家踢去混了三十年了，季先生，你要我怎麼着？現在算有了這一點小事，我說，你應該知道，我從前做過軍需，比較起來，這算什麼？

樹 謀：

一點小事！是真的嗎？你認爲這件事，够不上重要嗎？

利柯：

你的評判最公平，我只要告訴你一件事！我也許有一點錯處，這也不過是無產者的一種錯處（若若不同意地用鼻嗤他）你嘶什麼？你們的英傑，她也做了一件錯事！你們要驅逐我，可是我隨便在那兒都有話講！就是到中央執行委員會去，我也得講，不能爲了她的父親不把她這種人肅清。

樹謀：

般利柯，住嘴，你應該敬重她……不錯，她也有不十分對的地方……不依照我們的方法，譬如拿這件事打比。

慕若：

又斐亞，你說英傑沒有戀愛的權利嗎？

樹謀：

慕若，你又，你講，就像長辛婦！一個人戀愛不能害了別人，我們那時候也戀愛，可是我們並沒有妨害別人的權利。

慕若：

我以為英傑和梅始都不應該被人罵。

樹謀：

你就不這樣想，我也以為對的。可是全廠都只爲這件事罵他們。

慕若：（堅決的）當然，我們不能讓他們的思想腐化。

辯 駁： 不，那不是腐化，那是一種本能的表現。

利 柯： 對！我也……

辯 駁： 你住嘴！你完全沒有這種本能！

（利柯生氣走了）

慕 若： 慕若，你誠懇的講一句，我們需要家庭不？

慕 若： 盤兒，罐兒，衣服，嫉妬？簡直是活見鬼！

辯 駁： 不是盤兒罐兒，不是嫉妬！我是講一種完全不同的新家庭……我是講我們需要

家庭，是不是？工人知道，他們也正在建設，將來一定能收到效果，可是有這

人瞧不出這種新的事業，認為我們完全不需要家庭……一般的——不了解，和

隨便喊口號一樣！像我們，一般的不需要力量，「一般的」不須要權力，諸如

此類！這一切乾的講，都是反革命——反對工人建設的家庭，沒有這種家庭，

就不應把其餘一半的人類吸收在革命風雷。

慕若：
樹謀：

啊！真是一個奇妙的理想，不，同志，你考上來了，你只是一個幻想者！

拿羅乃信打比，或是拿這些火柴打比（亮了一根火柴，在她面前揮動）……當然，我是一個幻想者，可是爲了這種幻想的主義，我在監牢里吃過苦頭。等不到多久了，怎麼講？……要到墳墓里去了……到火葬場去了，就說現在，我睡醒過來就是一身汗，一切都不健全了！你怎麼講？我瞧自己是這個，（伸出小指來，表示如何的渺小）還有……我的父親打我的母親，我記得很清楚，我一生都忘不了，所以這種事並不是一個「奇妙的小理想」。黑暗野蠻，不識字的人，都應該像人一樣的生活。我講過這種結合要雙方都平等，友愛，自由，爲了這種理想我已經奮鬥了十五年，一個人可以隨便講話，可是要想廢除法律，就像這種形式上給了他自由……（指利柯）

利柯：

算我失敗好了！

樹謀：

問你自己將怎麼得了，你不知道，好，我來告訴你，將來一定會有領袖，

，又多出幾千幾萬無家可歸的孩子！結果呢？這種榜樣……（又指利柯）……我的話講不完……將來一定要把女人從戰線上推到後面！做人應該只求現實……我欽佩英傑，我喜歡她的果斷，她的堅定。她勇敢堅決地生活着，總之她是……我說她是實驗室的出產品。她的父親被驅逐出國外，……她就在外國長大，可是那些留在國內的幾百萬人呢？這幾百萬女人禱告神……在廚房裏受悶，挨打！找不出像 傑一樣的女人。你該知道這幾百萬人有其他的問題。他們需要家庭，她算是成熟了的智識婦人，她夢想各式各樣的自由戀愛，可是你們，天呀……還有許多更重要的事呢！

利 柯：

老季，妙極了，就是這種話，正中丁布爾喬亞的錯誤？

（英傑和羅乃信進來）

乃信（在門口）：

非黨員可以進來嗎？

（進來）

英傑（對利柯）

又在討論我？不然，又是拿我做榜樣？

利柯（挑戰的）！呃，……你又減我的薪！

英傑（摹仿他的聲調）！呃！一個月後又有事兒了，你不是又可以賺上兩百盧布？

利柯：季先生，你聽，真了不得，你怎麼講？

英傑：老般，你說這話沒用！我對你總不會讓步。第一、因我是對的；第二、你別

以為我怕你買通別人，跟我搗亂；我要叫你信任我，你不了解我，又不信任我

好了，你講？這是你的機會，你證明我比前任的人更壞，我就贊同你。

利柯：證明什麼？我們不喜歡你那種的美，雖然你爲了我們付過代價。說到愛神，隨

你怎麼樣想，我收買一百個女奴隸，我也能做愛神！

乃儻：啊哈！就不能少點兒嗎？

利柯：我們需要工人階級的美質……有些嚴重性的，這正是一種辯證法——就是這個

意思！

乃信：

我羞了，因為在社會上勞苦的工作，把容貌消殆了吧？

利柯：

是的，是的！你雖然不是馬克斯主義者，你倒能立刻抓住我的意思！

乃信：

臉上有皺紋。

利柯：

（預地）：是的，……辯可

乃信：

……臂膀像繩子……

利柯：

是的！

乃信：

胸口……

英傑：

羅乃信，謀了！

（慕若大笑起來，乃信也向利柯笑，把手加在他肩上，一陣笑，利柯不知是

笑他，也跟着笑。）

慕若：

啊，你！……辯證法！

利柯：

（忽然變成嚴重，又轉為氣憤）：

羅乃信，你也是這樣，你們都不是好東西，

好，我有一天叫你們認識我！（他向門外走了）

乃信：老般，我們別開玩笑了，利柯（他跟他出去）

英傑：尋先生，好了。組合剛才有電話來，叫我們派人去運機器！現在我就去辦護照

樹謀：當真的嗎？你接着通知了。

英傑：我跟他們爭執了好久！結果把他們勸得答應了！

樹謀：你真是奇蹟！這種光榮（拍她的肩）我對你脫帽敬禮！

慕若：你離婚偉大，可是你剛才還罵她呢？

樹謀：也許她有些不好，不過這件事……只能稱贊！……幹吧！，英傑，幹去吧！朋友！

（出去）

慕若：家裏好嗎？一點零錢都沒有的天堂吧！還是在享受歡樂嗎？沒有悶壞嗎？

英傑：我很快樂，現在似乎我所需要的都有了……（她忽然不說了）

慕名：可是……

英傑：可是？……是的，也有些可是，有許多事我從來沒想到過。

慕若：怎麼講？有什麼特殊的事嗎？

英傑：以後我有工夫告訴你……

（她向出口走，慕若故意地吹口噓，乃信在門外瞧着）

乃信：英傑，你就回來嗎？

英傑：是的。

乃信：他這樣的攻擊我，……都爲的是你！

英傑：毫無意識！——要證明美色不是反革命，你得信任我，這種工作需要極強的腦

力。

（梅貽進來，他受了刺激，有點愁悶）

乃信：我常說你是女英雄，

英傑：小說上寫的吧！

乃信：不，……歌劇上的。我們說是白魯西德（Brühilde）！

英傑：那麼你呢？哥大嗎？（Gunter）

乃信：啊，不，還是齊格菲（Siegfried）

英傑：你怕嗎？

乃信：（頑笑地）一個人怎麼知道？

梅貽：聽呀，你們倆……聽得夠了！你自己照照鏡子，你就再不能改好一點！

（停息，英傑驚訝地提高眉毛）

幕若：梅貽，怎麼講？

英傑（突然地）：乃信，我們走！

梅貽（對英傑）：我想和你談談……

英傑：現在不成，我要到組合去。

梅貽：英傑！

英傑：怎麼講？

梅貽：不能待一會兒嗎？你同別人還談上半個點鐘呢……

英傑：別人對我說的腔調不同。

梅貽：我應該用什麼腔調呢，總之，你對我失望了。

我不是大學畢業生……你同你的父親住在外國的時候，我的父親被充軍到西比利亞，我七歲就沒了家，我在小偷的窠巢里住了五年，我沒有工夫學「不同」的腔調！

乃信：英傑我在辦公室等你。

（乃信不理梅貽，帶着點學者的尊嚴走開了）

英傑：幕若，請你讓我們談一會。

慕若（有點發氣）：啊，活見鬼！又弄僵了（她蹣跚乃傳出去）

英傑：梅，怎麼着？你怎麼這樣僵？又妒嫉了？你一點都不許我跟別人講話嗎？

梅貽：你對他講話不像對別人一個樣！

英傑：你不怕羞！我尊敬他是有經驗的工人，受過教育，不過這樣罷了。這有什麼錯？

梅貽：當然，我沒受過教育，我沒這種好處……

英傑：梅呀！爲什麼總是這樣，你知道我愛你的，正是他所沒有的。

梅貽：他所有的，不正是我沒有的嗎？

英傑：梅貽，你糟糕了！沒救了！

梅貽（專心的注意她）：你可知道……斐亞決沒有像這樣叫我受過苦！

英傑：我不是斐亞，我就是這樣，我要自由！

梅貽：我現在……才懂！我不能够安慰着自己，我以為也許你同別人……我知道你又

得說我是野人，佔有慾，可是，——我不能，我太愛你了！

你這那就叫做愛？……那是野蠻！我比你還要純潔。比你還認真，我同你在——

道兒……可是你別拿繩子束縛我！

可是假使……

假使什麼？

假使你要離開我……

假使我要離開你，也說不定。梅始，假使你還是堅持這種不健全的態度，我也

願意！

（英傑走出去，梅始像着霹靂一樣的站着，樹謀進來）

啊呀，嘿，梅始，好了，貿易聯盟處第三部的事情怎麼樣？開工了嗎？

季先生，進行得很糟，什麼事都弄錯了！

樹謀（恐懼地）：

什麼錯了？

梅 貽：

英傑和我破裂了。

樹 謀：

呸！別像這麼嚇我，你就像啄木鳥——總是追着那一點！除了你個人的事，你

還能夠想些什麼？你什麼時候才能清醒？（梅貽勸一下，要離開）待一會，我

沒告訴你過，事情會變成這樣的嗎？早講過了。你瞧，我明瞭得很！你同斐亞

的生活怎麼樣？什麼事都過得很好，是不是？

梅 貽：

提那些事有什麼用？我過得十分好。

樹 謀：

你是一個說謊者！

梅 貽：

這是什麼意思？……一個說謊者！

樹 謀：

你過得很壞！你從沒受過……

梅 貽：

那像什麼話？

樹 謀：

正是這話？你知道她的興趣嗎？你真了解她的生活嗎？你想到過能幫助她嗎？

梅 貽：

你想到把她提拔起來，同你一樣平等嗎？

梅 始：

我覺得什麼事在我腦裏似乎都顛倒了！

季先生你信得過嗎？我一生決沒有受過……在戰場上，在事業上，有過受過……

事的糟糕嗎？

決沒有，你也知道，爲了英傑，我完全失了知覺了。

樹 謀：

是……是的，可是斐亞怎麼樣呢？

梅 始：

那也是整個的煩惱，十一年了，你不能說用指甲就能够括得掉！我同她過慣了

，好像有些像這樣的意思……還有小微，一切都完了！可是同他們……我說是

……什麼呢？葬送了我自己？就這樣踩在泥溝里嗎？

樹 謀：

梅始！你是想自尋屈辱吧！我勸你快要受到屈辱了。你自己知道是說謊，你有

這力量，可是你沒有做出一件事來，沒有把她提拔起來，同你一樣！朋友，世

界上最容易的事，是拿自己的過失，來譴責別人。

（譏笑地）我一定會發達，你不瞧見嗎？是你擋着我的路！……

梅 始：

那末就這麼算了嗎？

謝 謀：

革命不是的！你在說謊，你知道不是的。朋友，別想拿革命要緊的詞，來遮蓋你的弱點……

梅 始：

什麼弱點？

謝 謀：

別拖着羊毛遮我的眼睛！我看透了！

梅 始：

愛好，尊貴，野心！理想的光榮……胡說……你完全是空想。一個有名氣的

梅 始：

父親……教育！妖媚！炫耀……歐洲！都是引誘你的！

梅 始：

季先生，請你別說了！這跟野心有什麼關係呢？你以為我尊敬什麼？她對於我

梅 始：

是一個同志，我的每句話，每一個思想，她都了解，有些不是幾句話可能表現

梅 始：

的，你總應該了解她。可是斐亞呢？啊！（他聳一下肩）

謝 謀：

斐亞，斐亞！我們現在談到斐亞了。你跟斐亞算是完了。可是你，你自己進步

謝 謀：

了嗎？你現在工作得怎樣？你是工廠委員會的主席，是不是只管注意個人的事

情？友誼是一件事，可是朋友，工作又是一件事，那末，你做了些什麼，關於速率，你毫不注意，已經遲了五個月。通氣機在那兒？還有勞工保護整個的計劃呢！你該這樣工作嗎？你是想走上利柯的覆轍嗎？

梅貽（神氣沮喪）： 季先生，隨便我，隨便我去。

樹 謀： 怎麼講！——隨便我！我提醒你，你得聽！

（梅貽忽然轉身向門外走，斐亞同納雅從同一個門進來。）

斐 亞： 顧同志，她不在這兒？

樹 謀： 啊哈，她在那兒！真巧，好，我的區黨部今天怎麼樣（對梅貽） 她不是很可愛嗎？你怎麼講？再過一年她就做得蘇維埃的代表了！

（梅貽不答，他熱誠，而且是愉快地看着斐亞）

斐 亞： 季先生，你老喜歡窮人！我的保護人，你的會員費怎麼樣？你自稱小孩子的朋友，可是你連會費都忘記付了！

樹謀（譏諷的）啊，噯呀！你說我腦子里能攔得住多少事？會費多少呢？有半年了……

……天呀！（他玩弄着衣袋）我欠一整年好了。害羞！，季樹謀，羞呀！老襟母！不

不，那又得招別人反對的……

斐亞：啊，梅始，你爲什麼逃避我呢？在三月里面我還是第一面對面的瞧見你呢？

我只有在集合里瞧見你，你怕我向你要贖費吧！我講過就是弄到討乞，我也不要。沒有牠，小微同我也還是過得很好……你好嗎？

梅始：你爲什麼講這些話？

斐亞：啊，不錯，——梅始，你怎麼變得這樣容易發氣……我不，我不講了。好了！

（對樹謀）我到這兒來是爲納雅的事。季先生，你知道我的意思嗎？薩波古醉
了，什麼都制不住他。

是喝醉了打她嗎？

納雅：他拿到什麼就打！茶壺，……椅子……我全身都打得又青又紫了，我遊能夠走

路，也算是奇蹟罷！

斐亞：每天晚上！他做完工就溜進了酒店，差不多十點鐘（揚起手來）才回來，回來，回來，就鬧得一團糟！

納雅：房子不塌掉也怪！

樹謀：你怎麼受得了呢？（性急的）啊，你扯說罷！拉他到法院去不說完了！

斐亞：我們今天要能送他到這兒來，那還用講什麼理！

樹謀：把他帶到婦女部去，那就行了。幕若會處治他的。

斐亞：你說得多容易，你讓一寸，他們還得逼上去一哩呢！

樹謀（搓着一隻手）：啊哈，梅始你聽到了嗎？你瞧我們舉出的女代表怎麼樣！他

捉着斐亞的肩頭，仁愛的搖着）不錯，斐亞，一寸都不能讓他們！爲着女人的權利奮鬥！（對梅始）朋友，你瞧，幾百萬的人是怎樣提拔起來的？沒有一點

妖嬈，沒有一些柔弱，他們就只有真實的精力！好，納雅，現在我們不要停

納雅：

起來呢？我們到走廊上去找慕若。快點，跟我來！

也好（猶豫着）（對斐亞）我在外面！

（樹謀和納雅走開）

梅貽：

你，……現在怎麼不同了！……

我有點不同。我還是同平時一樣的做工，收費。……這並不算多……一點小事！可是我也變成驕傲了，是的，驕傲。

梅貽：

還有，你的眼睛……似乎她們也不十分同以前一樣……

斐亞：

還有什麼？你完全是一種幻想！

梅貽：

還有你的嘴唇……好像，變成堅實了。

斐亞：

啊，別講了，梅貽！你怎麼着？為什麼把我當石像樣的瞧着？眼睛，嘴……

為什麼不問小微？你有三個月不見她了。對她不感覺到趣味嗎！

梅貽：

我爲了小微，時常睡不着，你知道嗎？

斐亞：

好，我給你說過，可是你還是走開了，你爲什麼這樣狠心呢！

梅貽：

我早知道事情會像這樣，……也……我不會走。

斐亞：

（拉着他的手）：梅，你吃了苦了，是嗎？

梅貽：

（停了一會）：同你在一道兒是比較適意點。

斐亞：

可憐的孩子，你聽些什麼！我以為你很好呢！……在新的生命裏面生活，可是

瞧你這樣！

梅貽：

小微在我的心裏牽得很牢，好像她是釣魚的鉤子，捉住了我！

斐亞：

梅，要不要我告訴你嗎？以前我看你的顏色，你好像又強，又大！我怕你！有

這樣的意見！我多麼呀！可是現在你忽然變小了，我覺得可憐你，我請把你像小微一樣的抱在懷裏，唱着歌哄騙你睡覺！

梅貽：

（微笑地）：不錯，你長大起來了，所以覺得這樣……

斐亞：

長大起來！那末爲什麼你不長大起來呢？梅，你一定得長大。你記得你說過我

不能趕上你，你說我要像死屍一樣的拖累你嗎？……不！梅，我一定得趕上你

！假使你不向前，我就要把你拋在後面！我漸漸的了解了生命，梅貽，不只是了解，而且還覺得生命在那兒發脹，那是什麼味道……好了，我還沒有學會講話。（高聲的大笑）我不能用言語講出這種不着實的事。梅貽，待着我罷。我不只是趕上你的英傑，還得把她拋得很遠！我們得一點一綫，一針一針的縫！把一切都縫得很緊！你知道我們比她們肩得起，比她們有精力。你也知道我們的血，有些溫暖……（她要擁抱他，他大笑著，長縮地躲她）我現在勇敢了！我想到了真理，就得告訴別人！

梅貽：

天呀！讓我聽着你，斐亞，真是你嗎？不是你吧！

斐亞：

不錯，是我，梅貽，是我！

梅貽：

不，那不會！那簡直不是你！

斐亞：

不，那是我。也許你的話對，……不是完全一樣的我了。

梅貽：

斐亞！

英傑：（他向她走着，伸出他的一隻手。英傑在門外出現，她愣住了，默然。）
慕着在這兒嗎？

（她慢慢走進來，估量着瞧了斐亞一眼，斐亞向後退一點，可是立刻又保持了她的地位。她也在估量着英傑。）你好嗎？

斐亞：英傑同志，你好？

（她把手給英傑。英傑有些遲疑，終於和她握手了。）

英傑：你知道，我們取緝握手了！

斐亞：請你原諒，在這兒我沒見過佈告，

英傑：你爲什麼不去做工？

梅始：這是午餐的時間。

英傑：（有點受驚）：我以爲是……

梅始：（急促的）：你爲什麼要講以爲？

英傑：你對我講話這樣神氣……

梅貽：是的，怎麼着？我們大夥兒談談……我們三個人談。够受了……這樣嫉妒！嫉

英傑：妒？

梅貽：什麼腔調？

英傑：那是我的腔調，梅貽，別譏笑人。在生人面前，不應該講這種話。

斐亞：請放心，我就走（就要走了）

梅貽：斐亞、待一會……

（梅貽用手牽着她的手阻止她，斐亞轉身突然說出來）

斐亞：我們兩人對他誰生疎點兒呢？我不知道別人也會像我一樣的待他！（她臉紅

了）

英傑：祇是盡人的力量，

梅貽：費盡，爲什麼不把三個生命聯結在一道兒……英傑……爲什麼我們沒

有勇氣照新的方式做呢？告訴我，爲了我們的快樂，爲什麼應該她吃苦呢？

斐亞：

梅、別講那種話，聽到嗎？

梅貽：

英傑你是一個新女性，你是我們裏面所必然有的一種人，你爲什麼破碎了三個人的生命呢？爲的什麼？誰受到了好處？你？還是她？這一切爲的什麼？

英傑：

梅貽、你打算怎麼樣？你打算讓我個三個人都住在一道兒嗎？別人分子我，你受不了，你倒反叫你們女人來共有你？始終還是你們男人的邏輯。

斐亞：

梅貽、那末你也只好做經理同志的大廚師了。不，還是謝謝你吧！

英傑：

你別夢想，像這樣過下去，不堪設想了。

斐亞：

梅貽、最好一回總解決好了。隨便那一件，總是我自討苦吃。

英傑：

（對梅貽發怒）：丟開我吧！走開，聽到嗎？我再不這樣了！

梅貽：

（差不多是恨恨地，我走不開，你知道我不走了！你迷住了我！（他跑出去）

斐亞：

（臉色灰白低聲地）：他自己找苦吃！

英傑：

我不知道他竟會這樣的懦弱！

斐亞：

他和我同居的時候，他並不懦弱，他還算是戰鬥員呢……

英傑：

他爲了女兒，很傷了心。

斐亞：

孩子不是他的，……；孩子是我的。他丟了我們，怎麼好講他失掉了她？還有，就是要再得到一個孩子，也不會怎麼久呀！

英傑：

（直瞧着她）；我不能有孩子，

斐亞：

你不能；

（斐亞的得意，忽然轉變爲同情，差不多是個隱秘的表示，一會兒似乎有一種新的溫暖的感就在兩個女性中活躍起來，但是立刻又消失了。兩人都不說話）

好吧，一個人也有他的煩惱，……；也有他自己的快樂。

（青年甲跑進來）

青年甲：

斐亞，你在這兒？（有些受窘）英傑同志，請你也來吧？

英傑：出了什麼？

青年甲：我們要處置薩波古！

斐亞：經理同志，再會！（她走出去，堅決而驕傲）

青年甲：你來嗎？

英傑：待一會兒。

（青年甲跑出去）

（英傑凝視着空間，在長久的默想以後）

不，這樣不成……妨礙了工作——

（幕）

第十一景

工廠縫衣部的研究所。兩塊黑板，一個紅邊，一個藍邊。還有五年計畫的標語，宣傳圖表，播音器，書架，雜誌架。

慕若坐在小桌旁邊，一羣女工包圍着波古和納雅，慕若以主席裁判的權威在查

問他們。

波古：

你們打算幹什麼？我說不來，這兒沒有我幹的事。

慕若：

並不要你幹什麼事？我們只是談談！

波古：

我同你們談什麼？沒用！我還有事呢。別就誤我午餐的工夫，只有半點鐘了……可並不是整天的呀！

斐亞（進來，一會兒英傑也跟着進來。斐亞走到納雅面前，把手放在他肩上，納雅挨進她，她受嚇了。）

斐亞：

你有什麼事？是不是在酒館裏？

英傑：

慕若，什麼事？

慕若：

公判——還沒有完。

波古：

公判——你打算幹什麼？你是什麼東西，敢來裁判我？你配判決我，我……誰聽過這種事？噢，我連自己的老婆都不能打嗎？你怎麼講？我難道不是一家之

主嗎？我常常打她，現在你忽然說我不錯……啊，切題點，說一兩件事就够
了。

慕 若：

好的，好的，我們切題一點的問你，不要急！

波 音：

誰可不願意跟你們談呢？什麼公判！女人！

英 傑：

慕若，我得到組合去，不能留在這兒。請你把我的婦女活動報告放在秩序單上
的第二項，不要忘記。

慕 若：

（注意她和斐亞，然後點點頭）：好的……（發氣）他們做不了什麼好事，只
是自己找苦吃！

衆 聲：

她忙得很……偷了別人的丈夫！她只記得她的模型？她記得良心就好了。

（英傑突然怒形於色，站着，看看這些說話的人，長久的沉默）

慕 若：

好了，走吧！

（英傑出去了。羣衆狠狠的看着她。她走出去以後，空氣變得更亂了，）

衆聲：他只會說話……什麼工作人員，就是這種人……

慕若：好了，我們還有事呢？（她坐在桌邊上）我們再從頭開始……他喝酒……

……大家都知道。

濤：是的，怎麼講？他是男人，是不是？

納雅：（受斐亞的鼓勵）！女同志，他喝酒從來不停的，不醉不休！別人做了工就回

家，可是我這個醉鬼一鼓勁兒跑到酒店去了。他像牛飲水一樣的喝酒，好像海

洋就只膝蓋那樣深。親愛的，判決他，完了。

斐亞：他在樓上像打雷一樣的走走下下。他不管什麼東西，也不理別人，有人病着

，也有人睡了……還有些小孩子，他一碰都不管，只是一樣的狂喊亂叫，你

狂喊亂叫做什麼呢？

波古：（恐怕事態嚴重），我沒別的呀……我唱歌。

納雅：唱什麼歌？都只是些罵人的鬼話！

（忽然害怕自己的聲調，她藏在斐亞後面）。

啊，……

不錯，怎麼着？他爽喝酒，他得打她，可是他沒丟掉他的老婆！

各位同胞，那是事實，我可以喝酒，我可以打人……

（哭）你什麼都不是？你只是流氓！

不錯，可是我不幹那種耍猴子的頑意見，你們把我拘留在這兒幹什麼？

這兒，你說這兒！這兒不是你的家裏！

你當是在酒店里嗎？

爲什麼你稱罵我在酒店里？我七歲就喝上了酒，像我們這類工作，還有什麼

事幹呢？假使我不喝酒，叫我幹嗎？我喝的你的錢嗎？我花自己的錢，你亂叫

什麼？同志，你們也該知道我的生活。我打過三回仗，拿過各種來復鎗，俄國

的，德國的，日本的，機關鎗的能手！反抗帝俄和布爾喬亞的時候，我還是頂

好的戰士呢！現在就有了你們這些不重要的東西——不值錢的女人……在行政上有了地位，就假裝能幹各式各樣的先鋒隊員了！我老薩還是灣着腰在丈量呀，在斧斗上面，終年的流汗！都只爲了別人！我自己連鞋都沒有，穿破了衣服……（他的聲音止了。納雅可憐似的瞧着他，流下淚來）頂受不了的，是什麼人都罵我魯漢！指着我說，你打你的老婆！啊，你……這都爲了我的奮鬥得到的報酬嗎？爲了給女人掌權嗎？怎麼受得了？一個男人，不感覺得難堪嗎？（他瞧着四周，追尋同情）還，你們里面沒一個是人，都是女人！

慕若：是完全說到題外去了！爲什麼你磨折你的妻子？

波古：磨折她？誰說的？……？

麥亞：好了，你只說是不是？……不怨。

波古：磨折她？……我？我一生都沒幹過這種事！

麥亞：沒幹過……怎麼講……

波古：

打她……是的，我幹過的，這種蟲子怎麼能不打……可是你說磨折！你當我是

什麼！——野人！——傻子嗎？

納雅：

這種……是的，同志們，不錯。

波古：

（斐亞用眉毛暗示她不要說話）

納雅：

啊，不要臉的東西！磨折你，我磨折你嗎？

慕若：

沒有，波古，你打我，完了。

波古：

這有什麼兩樣？我們把這一點記下來。

（他寫在筆記簿上）

慕若：

你責怪什麼？

波古：

你別管，我們得給你瞧瞧，叫你知道你的妻子和你，一樣都是人。

慕若：

（忽然變態），我就抓著她的頭髮把這人拖回去，用皮帶幹給她瞧瞧，叫她不

敢再哼一聲！她告發了丈夫也得受一頓教訓……在婦女部講什麼廢話！（對納

雅（回去，快點！）

納雅：

波古！……

波古：

我叫你回去！十六年了，你像桌子一樣的不聲不響。忽然就學會啾啾的叫了。

就爲這些廢話，我就要扭掉你的頭！

慕若：

別叫，閉嘴，別動！

斐亞：

女同胞們……好，你們瞧！他就在那兒！

慕古：

納雅，你走不走？還得我叫你走嗎？

斐亞：

納雅，別走，你再讓步，我不給你講話了！

波古：

噢，原來是你！

納雅：

波……

斐亞：

納雅，別做傻子！

納雅：

（對在響的女性求情）親愛的，……四個孩子呢……

波古：

好了吧！這就算是法庭，你告我吧！

斐亞：

我就告你（有點進退兩難）她也得告你！

波古：

別做冒失鬼！不關她的事！

慕若：

你自己還有話講。

斐亞：

好，納雅，你講！……

波古：

什麼？你的舌頭沒咬掉嗎？……

納雅：

我的天呀！波古！沒有我的事！……這些女人逼我的！

斐亞：

納雅，你講些什麼？

慕若：

我們爲你造好機會！你不是女人說你簡直是活見鬼，你就像蒼蠅黏在蒼蠅紙上

波古：

……

納雅：

斐亞，別對我生氣！我叫你別幹，我知道要出亂子，你自己瞧得着……我不能

同他自對……這沙魚！他把我當草一樣的隨便作弄，他把我什麼都弄完了。同

他活着比判決做苦工還要壞！可是我上那兒去？單只同孩子在一道兒嗎？你們年青的人自由。他不在這兒，你就走到那邊去，可是我……我似乎就像在烙鐵底下死了一樣！（她哭）

慕若：

啊！你這笨蟲！我們得幹給他瞧瞧……

斐亞：

（阻止着），我們……（忽然困惑着）我們要燒掉他的氣燄，我們得盡心竭力的幹下去！

波古：

够了！……燒掉……你敗了……是不是？

慕若：

你又神氣了？你得認清住在那兒。

波古：

怎麼講……住在哪兒？誰不知道在第五號。

慕若：

在那一國？你想壓迫誰？你簡直太無恥了！

青年甲：

我說他是搗亂分子了！

衆聲：

打倒他……趕走他！踢出去！他破壞一切……毒菌！

青年乙：

開除他！

衆聲：

開除，開除！

青年甲：

就這樣幹！

（她把薩波古的名子寫在藍框的黑板上。）

幕若：

我到法院去，還得再教訓他一頓，你們瞧着吧！散會。

婁亞：

（對波古），你爲什麼笑我們女人？爲什麼？你譏笑什麼？你現在算是人了，

你就誇口，講實話你有什麼好誇口？打敗了！我們還沒打敗！我們瞧你比破襪

還壞。女人也許自己毒死，也許漸成兩半，可都不關你的事，聽着，女性們，

……我對你們講；在我們的前面，道路已經肅清，女性們，懂嗎？我們爲了需

要較好的生活方式，得跟一切奮鬥。反對只幹洗衣弄菜的事，反對這種白癡的

男人！我們要給你們掃盪一切！在書本上，在法律上，我們要奮鬥到底！我們

已經受够了，你不能再把我們趕到屋角去

（鈴子響起來，大夥兒站起。女性們對着波古叫，噓他，他逃出去，後面跟着
一班人，女工都回到各處去工作了）

像你這種男人，快要到末日了。每天在機器上每一針都要致你死命。你是判
決了。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你就完了。（喧聲，唱歌，喝采喊叫。工廠又回
到工作上了）

新女性

第四幕

第十二景

工廠副經理殷同志辦公室，商業化，很簡單，有一堆貨物，辦公台，椅子，圖表，照像，有女性活模型，穿着模範新衣，坐着靠近小桌旁，背對觀眾偏向左門。

房內無人。

妮康從門外把頭伸進來。

妮康：

我可以進來嗎？（她進來了）沒人！（瞧見女模型）原諒我，請問利柯在那兒？（沉默）請你原諒！（喘息後她小心的走近女模型）女士，你……（她觸着她的肩頭）啊！（她瞧見面貌，跳回來）我的天，多可怕呀！（她憤重地把指頭放在唇上，聽着。然後很快在桌子另一端的椅上坐下，保持嚴肅的姿勢。聽到

沉重的脚步。利柯進來，皺着眉很憂愁的樣子。瞧見兩個盛裝的女形，他楞了一會。顯然是很感覺興趣，他走近她們，瞅着女模型的面部，驚嚇得像石頭一樣，他發怒的把女模型的頭扭過來，不聲不響，走到妮康前面，把她的頭也一樣的扭過來）

啊，你好大胆！

啊，原諒我……是你嗎！

利 柯：

妮 康：

般利柯，你怎麼着？（她瞧見女模型轉過來的頭）天呀！你把她的頭弄成什麼樣子？

誰弄來這種廢物？誰？又是英傑的詭計，見她的鬼！她真莫名其妙，我還把你當一個偶像呢。

利 柯：

妮 康：

謝謝你……妙極了。……這就是有名氣的模型！（她考察，並且碰動着女模型的衣服）我剛要問你一聲，模型展覽的時候，我可以參加嗎？……你知道，在

我看起來，這算缺少真正的舊文化了。從那兒來的？現在誰還要這樣的衣裳？著到那兒去？誰來欣賞？（說夢話似的）法國！天呀！那兒有交誼會，狂歡節，煙火，咖啡店，我說那才是真正的革命！可是我們有些什麼？一切都只是灰色，破碎的；沒有熱鬧的時期……沒有愛熱鬧的男人！

利柯：

原諒我……你知道從……我整夜沒睡……我還有工作，（他坐到辦公台那兒翻閱文件）

妮康：

不叫你爲難，我就走了。（她又考察模型）歸總講，你知道，這條線很美，可是我要設計起來，就有點兒不同。（指示着）要是我，就得把她拉上去，到這兒……到這兒……

利柯：

（抬起頭）：怎麼講？

妮康：

你瞧，這樣子……而且……

利柯：

啊，別講了，在外國做，就完全不同了。

妮 康： 怎麼講？（她賣弄似的走近他）

利 柯： 譬如……是的，從這兒……而且……（他指着妮康的衣裳）

妮 康： 啊，啊，啊！利柯，我頂怕癢。住手，這不是家裏！

利 柯： 啊，我也不幹什麼？我不過指點給你瞧。

妮 康： 你真了不得，你還算是無產者；我覺得非常奇怪，好了，你指給我瞧……從那

兒？可是別觸癢

（乃信過來，審視這兒頑的把戲，利柯作箇正經的指示）

利 柯： 從……這兒

妮 康： 是的？還有？

利 柯： 還有

妮 康： 還有？……好，就這樣，

利 柯： 還有！

乃信：

還有到那兒？（沉默）

妮康：

啊，我在這兒，老羅！

乃信：

（帶着笨笑，她走到乃信面前，他並不注意她）

利柯：

好了，妮康，我說……

乃信：

我很奇怪……我說，妮康還沒這樣小……

妮康：

你好大胆，羅……

乃信：

（仍對利柯說話）你那無產階級美色的理想在那兒？

不管你怎麼講，她的手，她的腳……沒有一點勞工氣味！

利柯：

羅乃信……

乃信：

可是比較的講起來，皺紋還不算多……

妮康：

（跳腳）；壞東西，下流坯！爬虫，我恨你，聽到嗎？我不信任你了，我不願

意！

乃信：我再不怕你失節，到現在至少有十年了。

利柯：羅乃信，上帝做見證，你誤會了！

妮康：你有什麼權利這樣對付你的妻子，照你這樣講，就是一個過路人都可以侮辱我

，調戲我，強姦我了！

利柯：妮康，你說得過遠了！

乃信：妮康，走開；我還有許多事呢！

妮康：你敢趕走我，你敢這樣待我！你爲什麼不給我一點社會工作呢？爲什麼？我比

你的英傑還笨嗎？啊哈，我同你一樣，也是社會的一分子！同性的女人！我心

裏明白，我知道你的把戲，我跟英傑一樣！我要是，我要是，那末你就會追逐

我，你這壞東西！

信：我的安琪兒，聽着，我請求你回家去罷！

妮康：家！就是這樣兒，你別管我，我知道什麼時候回去！（她走到門口，在門框邊

叫）懦夫！（對利柯）你還……笨瓜……狂人……我總瞧不起你！（她走出去）

乃信：利柯，我和你嚴重地談一下。

利柯：我……我，你了解嗎？請你相信我的話！

乃信：我一定要問明白……你有火柴嗎？

利柯：請，這兒是！你來一支雪茄？（他拿出一盒德國雪茄）頂精選的，Alhambra

牌。

乃信：（燃着雪茄）；我討厭這些。

利柯：請你相信我……

乃信：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最後決定……我們什麼時候裝轉動機？

利柯：轉動機？我以為你又談到你的妻子！

乃信：（放下雪茄）：你怎麼變成這樣一個廢人！你不知道買東西！……講到我妻子

……好了，我們雙方都有點神經過敏！無論如何，那是她自己的事！我得同你說明的……是英傑叫我弄好一個設計！可是什麼事都一團糟！什麼托兒所，餐館，棋室……鬼知道還有多少！首尾都弄不清！假使你叫我建設社會主義，那末就別抓住我的背，鬼迷了你們！讓我有機會，也幹一下真正社會主義者的把戲！

利 柯：

乃信，你別對我宣傳，我了解你。你也該說我就是工程師。啊，我要是有你的學識，啊！我要創造……啊，你才知道什麼？

乃 信：

讓我們談談交易，把你的無產的根底和黨證給我，我可以訓練你，假使你喜歡，妮康都給你。

利 柯：

還有，妮康，好，你知道，那簡直是搗亂！

幕

第十三景

工廠經理的辦公室如第四景，英傑坐在辦公桌前，屋角慕若坐着。

乃信很正經的站着。

乃信：設計並正好沒有？我請你今天給我的。

你知道

你還沒做好，你知道我請你做的！

我給你一個信，你別想再找我的女信。假使你原諒我，我討奇異思想在工作以後

後再行得開，可是在工作的時候……

我同志，請你別教訓我怎麼幹，和什麼時候幹，你別自己找麻煩我不用你幫忙

我也知道。

可是你得認清機器沒有地方放？總之，這是一個工廠，並不是一種保護母親和

嬰兒的機關！

這是蘇聯的工廠，工人就是主人，那很難了解，是不是？

我去找一個地方放機器，就這樣辦好了！

乃 信： 那末，原諒我，我在這兒也許是多事。

英 傑： 羅同志，你別自己裝驢子！你只是不願從新改變設計。我不能剝奪女工絕對需要的東西，我已經把托兒所做了一個估計。

乃 信： 我不懂這些，我承認我的小布爾喬亞的界限，你不告訴我轉動機放在那兒，我也就不好做計劃。

英 傑： 我指給你瞧過許多遍了。話太多了，我們還是幹工作去！

慕 若： 羅同志，你不能講漠不相關。你這次試驗失敗。沒有托兒所，我咬掉你的頭！

乃 信： 天呀！可是，總而言之，你又沒孩子！

慕 若： 還沒有呢。

（她就要離開了，在門口碰見利柯。電話鈴響。）

英 傑： （在接電話）：是的，……喂，季報？……預備好了，第三班我們至少還要一

千女工……我那兒去找？真的，我們沒有失業的，我們要用到公務員了。好了

，打字員，找着瞧吧。我們怎麼辦呢？……當然。……五月一日起我們就實行一天七小時的工作，不管什麼代價……我在區委員會……好了。

（接電話時，有一信差進來，帶着文件，這時乃信有意的對利柯擠眉弄眼，他點頭回答。英傑丟下電話。從信差手裏接過文件，簽了字）

請你叫第三部派一個人來；（信差點頭出去）羅乃信，你瞧他們怎麼樣的逼着我？最後一回請或在兩天之內給我整個的估計一下，不能再就誤了。

乃信：般利柯還有點意見。

利柯：我以為那是幻想的。

英傑：幻想，你是什麼意思。

利柯：一定的，我們在托兒所，和空氣流通上面花了不少錢，因此主要的建設都受到了阻礙。

英傑：主要建設應該和工人的利益聯繫起來。

利柯：

啊，我知道什麼。當然，我懂得。

英傑：

你懂得什麼？

利柯：

就是那件事：大夥兒的舌頭都在那兒指摘。

英傑：

請你請別藏頭露尾。我討厭這些。

利柯：

我完全明白得很……假使我是工廠委員會的主席，萬梅貽處在我的地位，什

麼事就完全相反了！

英傑：

（他燃着香煙，發火地把來路貨的香煙盒關上。梅貽進來，停步在聽，乃信想聽開）

乃信：

好了，你決定好了，我隨後再來……你很快地走出去，可過頭看英傑一眼）

梅貽：

你們在談什麼？又是一樣的事……

利柯：

（對梅貽）：好了！（對英傑）：算我爲大衆受了委屈。你們認爲沒空氣，沒托

兒所是非常的，可是我們向來做工就沒光綫！……

英傑：你再敢這樣，我趕你出去。

利柯：這，瞧着你別被趕出去！

英傑：你這小布爾喬亞，同你在一間屋子裏都覺得討厭，你們都墮落了。

利柯：墮落，我們倒要瞧監察委員會對你講些什麼？我墮落了嗎？（樹謀進來）

樹謀：利柯，那個脂粉氣的鬍子，在辦公室說了些什麼？

利柯：那一個？

樹謀：妮康：她提着喉嚨叫賊，說你在辦公室強姦她，……或許是諸如此類的事

利柯：我？……她？……我……是的，啊，季先生，這種事我找不出話來講：我講什

麼呢……好吧，在上帝面前，（在心上畫十字）（他自己用力的畫十字，樹謀

凝視着他，他有些難爲情，停止了）

樹謀：老般，我追問到底！你相信我吧！我監視你很久了，你一定不得好結果。

利柯：（指着梅貽和英傑）：瞧他們吧。很明白，沒有什麼好結果！（他走出去了）

梅 謀：怎麼講？

英 傑：我得把這問題丟開，結果不是他就是我，我討厭，並且也厭倦了這些吵鬧！

樹 謀：又是舊事重提……我懂了。好吧，英傑，我們既談到這個題目，我得講一句話：他或是你都不必再待在這兒……就只是這句話！

梅 貽：你怎麼好比他們？隨你把他怎麼樣，他是一個爬蟲，可是這是個人的事件。

樹 謀：這兒沒有個人的事件，每件事對於我們都含有社會意識，我們時刻被大眾監視着，我們是他們的模範，千萬隻眼睛監視着我們，你還說什麼個人？

英 傑：你說得不錯，這兒沒_有個人。

樹 謀：我很喜歡聽到這種話，你不是利柯，你知道你講的什麼話。（他走出去了）

你贊同他嗎？

梅 貽：你呢？你不贊同嗎？

梅 貽：我們丟掉這題目，講得太遠了。

英傑：晚上再講，你瞧出個人事件怎樣阻撓着社會意識的事件？

梅貽：別談了，忘掉我們是夫妻。

英傑：你找我有什麼事？

梅貽：我們什麼時候修理空氣機？

英傑：我說過了，要待我去瞧過估計才好講。

梅貽：在製袴部，溫度是攝氏二十五度，工人都在流汗，那就有流行性感冒的可能；

時間的損失！你知道我們每天寫多少病院單？我不能再待了，男工都逼着我，他們是對的！這件事糟極了，不能不轉達到勞工部去。你常覺得疲倦，你還當我要常拿戀愛的事來叫你討厭嗎？

英傑：你又牽涉到個人事件上去了！

梅貽：鬼才分得出什麼是個人的，什麼不是個人的！

英傑：三個月內，我們要調整空氣。這是我最後的決定。

梅 貽：

不可能！

英 傑：

爲了個人的理由嗎？

梅 貽：

不，只是你，有個人理由！

英 傑：

這不確切爲什麼？

梅 貽：

照我客觀的說法，沒有個人的理由，我決不讓步，講這些小題大做的事幹嗎？

英 傑：

又對個人理由有什麼關係？我不過是些常識。

梅 貽：

不錯，我也客觀的說，沒有個人理由，問題就湊定了。你可以向上面控訴。

英 傑：

控訴，你怎麼敢！

梅 貽：

不，可是我厭倦了這長途的敷衍。我們互相不信任，還有許多事又比我們倆的

英 傑：

事更重大。我決定把這個問題當作最後通牒：你不許再干涉我的工作，你得丟

梅 貽：

開你的妄想和態度，不然……

英 傑：

不然怎麼着？

英傑：

不然，一切都完了。我不許別人束縛我的意志！假使你繼續這樣下去，什麼事都弄翻了……你不願爲了最後通牒決裂……

梅貽：（

英傑（他想去拉她的手）

英傑：

梅貽，這不是用情感的候，我嚴重的說一句：這一切妄想總得有一個限制。

梅貽：

我不能對你讓步！

英傑：

你想怎麼着？叫我犧牲我的責任，我的工作嗎？你講什麼？

梅貽：

那末，你這是什麼意思？完了？

英傑：

假使你以爲那樣，我只能做一件事：走開！我不能決定選擇我的工作，還是選擇你。

梅貽：

這就是你最後的答覆？

英傑：

我說過了，就得照着這樣去幹。

梅貽：

梅貽用手遮着面龐，她走到他面前。撫摸着他的頭髮，他連說話的力氣都沒

有了，把她的手掙開。

這就是你怎樣的愛我？

我也疑惑你不知道怎樣愛你？我離開你是怎樣難受。

離開……

是的，一個人一定認識自己的錯誤，我把你從斐亞那兒搶過來是錯了，我沒有這權力，沒有道德的權力做那件事，我不該失了理智的約束，受着心的指使。

英傑，這種討厭的問題！爲什麼這樣呢？爲什麼你是……這種……不！我講什麼？我愛上你，因爲你是這種人……

梅賚，就像這樣結束得了……這種方式頂好，免得走到深仇苦痛的時期。你需要一個朋友，一個妻子。可是我，不任你對我怎麼親愛……我只能做一個同志，我是一個人，不是一個妻子……不是附屬品，不是一個「朋友」，我正像你一樣的掙扎，我早完了，我同你一樣是一個戰士……你就是想到別的法子，

在我還是很困難。想法子了解吧。（他緊握她的手）起來，假使有人進來，你又得覺到難堪了（他不讓她的手鬆開，她忽然斜倚在他身上）你不能改變……

你自己得振作……（有人敲門）誰？（斐亞進來）你幹什麼？

斐亞（驚訝地瞧着他們）……

你叫我來的……我是第三部的……

英傑……

啊，是的，……在那兒，你把牠抄下來。

（英走到辦公桌，給斐亞一些紙）

斐亞……

很好，馬同志。

（她拿着紙，可是站着不動。英在桌上又拿一些紙要走 沉默）梅貽，你怎麼

講？

梅貽……

好像我的心被撕碎了……我們分開了，

斐亞（激動地上任呼吸）……

分開了？

梅貽……

同他在一道兒太悶人了，她壓迫我。

斐亞：

你還是愛她。

梅貽：

所以我受不了。像那樣的女人，你不能把她當作伴侶……啊，我情願連根拔掉

，那末什麼就又像平常一樣了！

斐亞：

梅貽，向來就這樣的，決不會再這樣的了。

梅貽：

現在你也對我演講了！

斐亞：

是的，你以為我是什麼？完全是傻子嗎？不，葛同志，我向來只是算不得數的人，可是現在……現在兩樣了。江水不會倒流的，我也不像以前的樣子了。我

告訴你吧？我常希望着，希望你回到身邊來。我只是這樣想（她垂下眼睛）梅

貽，這許多夜我都隨着你……也許就爲了這些，我還能生活下去，也許因此才

担得起這艱苦的工作，現在時候過去了，我不知道是快樂，好像你同我在一道

兒就很好，你不同我在一道兒，好，那又怎麼樣呢？我自走我的路。我不許別

人，也不許你擋着我的路……

梅 貽： 也許……你已找到別人了。

斐 亞： 就算我有？有什麼意思呢？瞧你，你還是像以前一樣，不，梅貽，有些女人也許歡迎這種機會，可是我……也許是我愚蠢，還沒長到够上你的標準……可是和男人那樣混——我不够資格，我沒這種心！

（英傑進來，外面鎮靜，內里激動。幕若同着她）

英 傑： 你還在這兒？我告訴你……

斐 亞： 馬同志……原諒我……我只對你說一句話，……你也許以為我和梅貽有了什麼事……

英 傑： 够了，這兒不是講這種話的地方！

斐 亞： 請原諒我（她向門外走）

英 傑： 萬同志，我有許多話對你講（她忽然很快的走向斐亞）現在還有兩句話……則把我當你的敵人，那使我十分的痛苦……我使你受到了不幸。

斐亞：

馬爾志，我不後悔我的眼淚。我從里面瞧出了生命。當然，那是痛苦的。毫無
疑意……你瞧見我額上灰白的頭髮嗎？（她指給她看）可是現在……假使你瞧
見我的心里，你可以在那兒找出沒有一點反對你的意思。

（她走到英傑面前，伸出她的手。有一會兒的遲疑，瞧着她眼里，英傑忽然的
握着她的手，他們激烈的擁抱着互吻）。

慕若：

你們都是傻子。請想一想！有人也許以為你們解決了世界的問題，你們可以住
在一道兒了……

英傑：

慕若，這會兒你還不能圓通一點？

斐亞：

你去吧！也許你可以像那樣生活，可是我們得開闢自己的道路……（她走出去）

慕若：

你不信我能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我不是來問你！

英傑：

慕若！

慕若：

啊，見鬼！

梅 貽：什麼都走錯了！這是些什麼？

英 傑：你什麼都沒學過！

梅 貽：我已經學到了。慕若，你懂嗎？我到過各處，我跟外國的干涉者爭鬥過……我……

進過工人學會……幹過一些光榮的工作。什麼事都不差。可是在這兒，他們把我弄完了……整個的……鬼差來你們這羣女人！（他走出去）

（長久的沉默，英傑靜默地瞧着前面）

英 傑：又是一個創疤！

慕 若：罰得你不錯，別再建設空中樓閣了。

英 傑：慕若，你不懂嗎？……我不只是一個戰士，我要拿生命毀滅一切。

慕若（吹口哨）：烏托那！

英 傑：受傷了。可是，總而言之，慕若，老年人是對的，假使你知道，事情改變得真

容易，我又回到我自己的生活了！我覺得這樣多麼好！絕對的自由——為黨，

保

新女性

二四〇

爲了鬥爭（婚拿起電話）接李樹謀……老頭兒，是你嗎？向我慶祝呀！你的教訓已經實現了！……你懂嗎？你聰明……一切都站在建設的路上……一切內外，個人，一般的事都弄肅清，……情感動員了！啊，你知道這不是容易的事！

可是，這都會實現的，爲英傑的個人生命不再叫你麻煩了！

幕